



後村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一

記

汀州重建譙樓記

汀古郡也官寺皆百年老屋凜：覆壓紹定六年建安李公出守稍撤而新之由堂寢至門廡由庫廡至亭榭皆煥然改觀獨譙樓以費夥未遑及公益務節縮得鏹二萬緡將改作適當路牟利左右望而豪奪公慮是役之賈禍移鏹糴米若干斛為均惠倉汀人始免貴糴之患會上親政放絀貪濁用真公德秀為帥視屬部如家公臨郡滋久所積又萬緡迺申初志六閱月而樓成手詔頒春亭舊翼以廡屬城南門後廢弗葺居民冒侵對

列邸肆中通綫路公別給以在田宅復兩廡併城南門樓高大之郡治之前可立萬馬鉅麗如是然傭作募而使材瓦市而致六邑之民不知有後焉初庚寅辛卯間閩為盜區禍起於汀四封之內大抵皆盜而營卒亦因執郡將欲戍吾民人情視汀猶毒虺驚獸之窟宅也公以偏師襲磔而巨寇禽單車入城而叛卒誅天子嘉獎就畀符竹或者尚為公慮曰兵驕也民悍也財乏也既而公在郡四年前之恣睢犯上不可調柔者皆駢首順令兵果驕耶前之強橫負固未易拊循者皆草面慕化民果悍耶亂離創殘之後練兵積粟猶有餘力以飭壘壞美輪奐財果乏耶昔春秋書新作南門以示譏蓋清風至而修城郭營室中

而土功始司空填人以時受功周制具存不待其敝而後改也僖公治魯二十年而有斯後則國內之事闕遺不及舉者多矣公歲月視僖公孰久近樓視一門孰難易竊意夫子復生將特書大書之矣而又奚譏公名華字實夫資忠義而輔以材智計而戰則克慮而動必成余從真公久見其尚論當世人物如公僅屈一二指故因斯樓之成具書之以諗後人云

端平江閩題名壁記

江西帥昔治洪州建炎省方始以朱丞相勝非為安撫大使治江州而洪都蕪安撫使如故其後詔從洪守高衛之請閩移於江洪之守臣止蕪江西兵馬鈐轄隆興升府閩復于洪而江州

行太守事隸焉端平三年春虜深入疆吏告急上慨然遠覽中興舊規命僉樞魏公了翁督視江淮京湖軍馬即江州開大幕府兵部侍郎黃公伯固江西安撫使知江州以恭贊軍事及黃公去而直寶文閣陳公壇實來修江防蒐軍實結民心厲士氣用能暮歲之間充列城為大府張弱勢為強形暇日命磐石於壁紀移閫歲月姓氏自黃公始且援袁州刺史韓愈為觀察使王仲舒記滕王閣事俾其筆之其雖文墨媿愈然寶文公賢逾仲舒况閫之建罷重於閣之廢興此之營綜急于彼之登覽因不敢以淺陋辭惟潯陽据天塹之中上聯夔鄂下接昇潤自昔立國江南者之所重晉以庾亮温嶠第一流人臨之嘗試憑高而望江山歷歷其感心偉識遺忠餘烈有未泯者高宗皇帝移閫之宏撫聖天子經武之英笑可謂深且遠矣某以屬城事統府設有羽檄猶當悉敬賦以從執軍禮以見其何敢有愛于區區之文乎顧承命紀事詞樸而核他日公獎率三軍犄角諸鎮乘風聲鶴唳之勢奏蒙衝鬪艦之捷某雖哀憊草露布上尚書作凱歌被樂府尚可勉焉

建寧府新建譙樓記

端平二年五月某日秘書丞兼樞密院檢詳姚公以直祕閣出守建安兼漕全閫詔下士相告語曰公初元善類西府賢掾去可惜盍留行乎建士之在朝者則曰公嘗二吾州有恩信茲行

可為中朝惜可為吾州賀乃不果留時城中遺燼暴骸滿目市
區二十四存者九財殫粟竭物情洵不安公至明誅賞辨逆
順而軍紀肅撫瘡痍輯流散而民氣和嗇用度規荒殘而官府
立明年春余遂於朝微服過建焚室已十具五六璽書推公以
漕兼守又明年春余行役道焉則樓堞翬飛廛肆鱗集所謂二
十四區者皆復不獨公解也余歎曰君相真知人哉建人真知
公哉既見公握手相勞苦公曰州畧如舊觀然吾力疲而顛白
矣凡土木之役不可殫紀譙樓最鉅緡錢一萬一百四十一楮
帛二萬九百九十四其費也起乙未仲秋迄丙申季夏其歲月
也吾子筆之建安自南渡劇盜范葉戾兵之後更列聖涵濡休

息名公卿拊摩積累其軍府殷寔井邑繁雄冠於七聚一旦小
失牧馭蕩為煙埃夫聚力所成壞於一夫之手顧譖數於天可
乎暮月之頃還彼百年之舊勿歸功於人可乎昔者周大夫閔
故都之毀其詩曰彼黍離離傷之也又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尤之也原禍亂之始而呼天以尤之其怒之者深矣魯僖復周
公之守國人頌之曰魯侯之功美之也又曰天錫公純嘏眉壽
保魯祝之也美興復之功而祝其純嘏又祝其眉壽其德之者
深矣厭亂而思治情也惡壞而喜成亦情也拯建人之厄指諸
筦箠百世之思也敘建人之情刻於金石千載之傳也公順昌
人名珪字貴叔掄魁勝流立朝有德有言不以吏幹顯余所記

特公學問之粗者耳

邵武軍新建郡治譙樓記

世言閩盜所從起必曰汀郡非也盜皆起於汀境邵與之鄰所漸者然耳初寧化賊既殘建泰二邑勢且及郡天子命朝臣某人其人出守皆固辭王侯遂獨奉詔引道未至郡已失守千里為墟侯露居于野握拳轉戰誅筋行洞巨魁群醜或僂或降惟下瞿賊猶據險戕縣令拒官軍侯方聲罪致討會以風聞去詔用趙侯以夫代之慨然以夷難葺廢為己責一清谿洞再造府朝將吏稟嚴令工師受成樞以紹定四年八月經始明年十一月落成靡錢楮若干堂寢顛巖闕邃如大家甲族之營其居譙

樓突兀鉅麗如名藩雄鎮之裕於力招捕使陳公鞞過而歎曰輪奐美哉初朝家以祠牒八十助侯贍兵廩徒之費侯一錢粒粟皆自致歸祠牒於朝而屬記於余：觀世之士大夫雅俗勇怯不同及乎當乘障幹方之任或曰事不可為辭不拜或曰事尚可為患力不足求兵與財然後往無雅俗無勇怯其說必同昔越石於并士雅於譙咸無資糧弗給鎧仗不旬月而荆棘復為宮寺夷虜願為華人長源於汴弘靖於燕士馬強盛金帛充斥不俄頃而并邑蕩為戰場部曲化為讎敵蓋祖劉能疆理荒殘久廢之郡縣張陸不能撫循無事之軍府收守才不才而一方之休戚三軍之生死萬姓之禍福繫焉烏可不謹擇歟故夫

諉事於不可為庸人也有待於資與助中人也無待於資與助
豪傑之士也若王侯馳單車橫絕群寇趙侯收餘燼興復一郡
孰資而助之哉特其忠憤庶約有以警盜賊之氣得軍民之心
尔余故著之以闢夫謂事之不可為者也且以愧夫謂事雖可
為而患力不足者也王侯金壇人趙侯長樂人

建寧府學重建明倫堂記

建學宏壯視國庠端平乙未四月辛未之變燔官寺幾盡而學
幸存獨明倫堂毀焉姚公瑤來為尹漕先教而後政緩懈而急
學相攸於冬明年仲秋堂成以餘材新師弟子之居屬余記之昔
者唐虞三代教人之法具存于經禹之所敷箕子之所陳莫不

以倫為首三綱同然之理五常固有之善同然者均賦於天固
有者無待於人而古人汲汲於明是理者何哉蓋理與欲對善
與利對理不勝欲善不勝利同然者有時而相遠固有者有時
而不存矣嗚呼固不可以不講欤故夫人有聖有愚理未嘗偏
倫有常有變人鮮能盡參贊夷齊常也舜申生變也常易處變
難處申生不以親之老而隳其恭舜不以弟之傲而廢其友處
變而不失其厚倫之不容釋如此匹夫匹婦愚也周孔聖也愚
者能之聖或不能焉周公有媿於仁智夫子謂未能事君修至
於聖而不忘自儆倫之難盡如此六經載此者也君師倡此者
也禮樂刑政扶此者也學校誦此者也有所講則有所明矣公

之致美於是堂豈為學者角詞藝媒利祿之地群居肆習篤守力行今日之竭力於親異日之盡節於君者也今日之修於家異日之措於天下者也今日之稱於宗族鄉黨異日之行於蠻貊者也成材造士自斯堂始斯堂之新自姚公始不可以不記

尤溪縣復平糶倉記

前記邑人叙首致粟之艱使之輦感吹述趙侯置倉之善使人忻躍未憂後人之不能繼其詞峻其旨深又使人憮然以為過慮也然自嘉定乙亥至端平乙未不過二十年而趙侯之粟羽化倉亦不存前記所慮殆如著龜矣長樂李侯始至慨然發憤曰彼能廢之吾能修之願以清儉為治二年而新廩立本錢

復會璽書擢侯通守龍川侯曰倉事未竟不可去比三年終更積粟三千餘斛視趙侯增千斛焉出納斂散略倣常平既為倉約復請予識之有問於余者曰二侯孰難余曰方趙侯時縣計未屈令俸猶厚也李侯之時異矣上供責全銀月俸給純楮公私困弊侯儒生無生財術顧邑有稅苗糜費錢歲幾千緡及迎新例卷該前人以奉一己者侯悉用之於倉又銖寸累積以成之李侯為難又問曰昔之廢者可修今之修者能保其不復廢乎余曰以李侯之心守李侯之約胡為而廢若夫侵本錢非約也付吏手非約也濫糶賤糶苟悅之政不可以繼非約也有一於此復趨於廢矣又問曰嚴莫嚴於常平之法或者玩之如約

何余曰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李侯之約將以利其身乎厚其家乎抑將以延一邑之命脉乎如止於利一身厚一家渝之可也如一邑之命脉繫焉非渝李侯之約也失一方之人心也犯千百世之公議也失人心非良吏矣犯公議非賢士大夫矣然則是約也豈不嚴於法歟又况部刺史郡守丞臨之邑人守之其法蓋未嘗不嚴歟李侯名修字之永學問有師承政事有家法其於是倉未復雖遷擢不忍去已復而去猶卷三然思所以善其後者於乎可敬也已

味書閣記 為徐德夫右司作

閣在豐城山間名子賤潘公也筆廣微袁公也德夫讀書其上

有年矣去而仕於朝因以其所讀者為天子言之忠憤激發幾悟上意竟坐是由省闈放還故山或竊笑曰世蓋有剽竊涉獵書之毫芒而光顯遇合者德夫無所不讀顧齟齬流落如此意者書誤德夫耶德夫寧能常味此無味之味耶德夫亦笑曰有是哉夫書無窮盡味有淺深常試以古今人觀之行之篤守之固味之深者也先信而後畔始合而卒離味之淺者也叔孫通魯兩生皆學禮一以取封一沒世無聞舒弘皆學春秋一起步拜相一老擯郡國豈非深者守道而難合淺者諧世而易售歟使其果深於書粹如山雝也脫粟太牢也苟為不然如嚼土炭如嚼蠟久將唾棄之矣然則德夫之所味固世之所不能味

世之所味固德夫之所不屑味欣或又笑曰閣僅三間奚其記
余曰不然石渠天祿高則高矣而不能逃莽大夫之譏臨春結
綺美則美矣而不能渝狎客之謗德夫閣雖小然聖賢之事具
焉古今之變合焉天下後世之責在焉德夫味之不已出則為
遺直為名臣處則為高士為全人是閣與天壤俱敵矣勿記可
乎

漳州鶴鳴庵記

問塗四方者必有嘉木清泉可憩濯傳舍行店可依止南轅則
不然路益荒人益稀極目數十里無寸木滴水無傳舍行店昔
人酌地里之中各創庵焉歲深屋老頽圯相望漳牧合沙黃公
朴始新諸庵鶴鳴庵在郡東地多靈跡嘗有異僧見二士於此
對奕即之化鶴飛去然距城餘二十里穹林危磴不類人境暮
投破驛凜乎折棟墜瓦之虞勢獸暴客之恐公闢古基改面勢
作堂七間聽事三間門廡闔壯如之於是境內之庵十有七所
以次經畫創始者曰鶴鳴更新者曰半砂曰雲霄曰仙雲餘皆
復其舊觀魚孚庵屬泉而費出於漳政事上尚書曰昔人守庵
以僧膳僧以田而庵存其後有司數易僧巨室豪右占田而庵
壞請令諸庵以甲乙承續朝論是之初公與余偕使廣公倡諸
司協力繕南中諸庵由潮至惠由漳至潮曩號畏途今深茅叢
葦中輪奐突出鐘魚相聞筦簟薪水不戒而具与行中州無異

公之惠利溥矣余聞古之人皆好禮而樂事厚人而薄己有避
堂而舍賓者有卑宮而崇館者有窮為布衣茅屋不蔽而恨無
突兀之厦以庇寒士者然則僧逃庵荒非地主責乎田去僧飢
非巨室恥乎余書公之事既以儆夫貴且富者或曰未也縱下
不戢驅鄰虐使尤庵之大患蓋寓室而傷薪木曾子之賢至形
諸言毀垣而納車馬國僑之辨僅免於詰余又以儆夫行者公
掄魁名儒自殿 秉麾節無留滯之歎有治辦之績漳素凋弊
公為之暮年修糴政啟貢闈餘力猶及於庵云

鄂州貢士田記

士貢於鄉古也使士齋糧重斲而至非古也古者井地均貧富
道路有委積士起閭巷而達於王朝也甚易至漢猶令縣次繼
食然貢禹以明經潔行徵自言鬻田百畝以供車馬當時所以
待特起之士僅如此則於群然應聘者抑可知矣禹亦幸而有
田可鬻爾貧於禹者當何如哉近世賓興郡太守備卮酒飲餞
之外載車扉屨皆士自任貧而遠者難是行如登天有不能行
者天台賈公為鑄錢使者斥羨幣十萬緡市田為番貢士莊餘
以贍番學去而董餉鄂渚時閩帥荆南陽書院公給以官田百
三十畝復斥幣如番之數以惠鄂士 飲公德以余與公有世
舊俾書其事於石自吾有狄患兵不解甲具三十年供億繁調
度濶牧民之官往 奉急符從事失其常度至於主計之臣執

牙籌析秋毫苟免乏興俛仰自歎曰吾不得為盛德之事矣非特材臣能吏然也雅士莫不然矣故余於公之事有慨焉晉漢人論鄴侯餽餉乃萬世功意且有他繆巧而其言不過曰養民以致賢而已蓋為漢植根本者桑大夫則異是以鹽鉄酒榷均輸為國大利而疾賢良文學之士如仇漢之根本遂騷動而不復安公於笏畫鞭笞之暇師飽馬騰之餘又時有所蠲弛以寬民教養以收士與鄴侯之意合彼桑大夫之流聞風蓋少愧矣夫江漢楚之舊封異時以辭令爭衡中夏登高能賦而志節與日月爭光者皆楚產也國家有事西北必於上流謂宜培植其人材以待緩急之用公所望於鄂之士者在此其田之頃畝與賦始至軍見無糧未幾而有一歲之儲天子宰臣材公之為由尚書即九卿超拜地官小司徒云

風月窩記

寒齋所居西偏面古木叢竹為槩屋三間中置一榻友之同志者游乎方之外者仕之倦而歸者至則留語或止宿焉扁曰風月窩客戲主人曰昔宋玉授簡於楚王之蘭臺謝莊託詞於陳王之桂苑皆以鉅麗之觀發其高寒之思今吾子追涼於簷窺光於隙將無見哂於二子乎主人曰嘻詞不諳理工無益也學不盡性博無益也彼以胸臆量月雌雄論風達者視之奚異兒

童吾聞元化之內清淑精英之氣在天地為風月在人為情性
風至調而止噉讓叱吸風之變也月至明而止薄蝕陰翳月之
厄也性至靜而止喜怒哀樂性之動也故言風月者曰清明曰
光霽言性者曰善曰寂然不動夫能即身而反求韜光而內照
則動者可以中節靜者可以復初所謂清明而光霽者歛之方
寸舒之八荒六合隨寓而可樂矣庸詎知彼之蘭臺桂苑非鼠
壤鮑肆乎吾之甕牖圭竇非瓊樓玉宇乎客慙而退

修復艾軒祠田記

初郡人祠艾軒先生於城南田以贍之者忠定趙公也碑以實
之者正獻陳公也不幸先生二子總卒猶子成季字井伯有賢
名忠定客也又卒家事益落田為二姓所得諸孫曰鈞者愬于
計臺方公大琮喟然太息曰鬻祠田非法也沒價返田法也吾
使鄉部寧厚毋薄檄郡丞以窠名錢酌元直之半俾復其舊會
易帥他路事格不行田既去祠益圯鈞復愬于郡楊公棟亦喟
然太息曰古者祀鄉國之先賢以為先師艾軒非先賢乎式閭
表墓自昔有之田非閭墓比乎乃新祠宇復諭二姓曰先生在
不殖寸產沒豈與鄉人較數畝之田者雖然諉先生之廉讓利
故冢之清貧取而有之此名不可安也方公去矣窠名錢不可
覲其以郡錮十有二萬酬若等二姓退聽毀券歸祊又曰是嘗
一鬻矣安保其不再乎覈其田凡八畝三角三十一步歲得穀

十七斛有奇錢千圖久遠而可託者莫如學以田隸學曰文郁先生孫也宜主其祭鈞井伯孫也有勞於田令學官以其歲入分給二子焉昔孟子論善士而有一鄉一國與天下之辨以陳良為楚產以仲子為齊巨擘至伯夷伊尹則不然今夫前陳後方蒲人也其於先生猶曰吾東家丘云尔忠定番人也楊公蜀人也地如此其遠也歲如此其久也事先生如此其共也豈私於東家者乎若先生者所謂天下之善士乎楊公起掄魁由樞掾尚書郎出牧其來以風化為先務旌賢崇德蒐遺繕廢於是二劉二鄭城北四先生之祠皆新朝廷嘉公治行就擢刑獄使者垂發命某曰圯者葺侵者歸矣子二大父實同閱宮其書於

石某不敢以衰病辭

建陽縣廳續題名記

建陽名難治而其實不然巍、考亭為宋闕里兩坊墳籍大備比屋絃誦前修言行接乎見聞士易治也俗勇於鬪及氣平忿定易直之心油然而生怙終遂非者少民易治也運鹽有法可以裕上寬下無江浙閩粵預借鑿空之取聽訟日終數十紙賦與訟易治也矧其山水明秀二橋如畫茶筍連山酒妙天下人家池榭多奇卉珍樹同由之李花極目其土風物產之美又宦游者之所樂也然比歲長官類以傷錦而去趙侯與迥至而歎曰有易治之寔而蒙難治之名是厚誣吾縣也乃究病源徐施

砥剝期年而治二年而大治岸有醴舟水無租廩凋瘵復甦廢
墜畢舉一日顧壁記石且盡命續之書抵余曰吾子舊令尹也
盍識諸嗟夫余之去縣久矣端嘉間假道者再其父老皆空巷
送迎諭之不去今余齒髮殘禿父老見之且不復識而聞余子
弟過其境者猶惓惓相勞苦以余拙政而其人不相忘如此趙
侯方新學宮講師說私淑其士抑豪右扶鰥寡勤拊其民持之
以久終之以不倦他日愛戴而思慕之者又何如也侯字景臯
其學出於師友云

晉江縣飛鳥堂記

昔之賢令子游以學愛傳子賤以不忍欺傳西門豹以鑿渠傳

尹鐸以賦戶租傳劉方以悃愾無華傳元紫芝以

傳所

傳之事以常不以異也晉江明府林君委余記其邑之飛鳥堂

余曰明府以通經擢奉常第政出於學而名堂之義顧本於王
喬何欣按喬傳鳥化鳧鼓自鳴皆卓詭不經與武城單父鄴晉
陽襄城魯山之事異范史述循吏甚衆而列喬技術傳中明府
奚取焉意者尚其以神道設教耶君曰非也余曰明府嘗丞大
藩光顯矣豈其厭雷地而夢鈞天乎君曰非也余請至三反君
曰宰邑之難尚矣彭澤發歎為形役心山陰矯情強飭不飲雖
有雅士一縮銅墨鮮不改度矧若周顛輩之瑣：歛夫膠擾者
事也靈明者心也吾出履公家應酬乎外退坐斯堂存養乎內

以吾靈明治彼膠擾昔者漢初君臣嘗用之於天下國家而驗矣况邑乎一室猶八極之表也敬儻猶上方之鳥也或曰明府之言殆有得於黃老歟余曰傳不云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曰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說也固黃老之所本歟君名某福唐人堂在邑解之東君所創者

淮東總領所寬廉堂記

淳祐乙巳司農少卿淮東總領金華王公堃上章再求去上留之進本寺卿訓辭曰尔行之以寬裕本之以廉潔此朕所以懇用情於尔而不忍遽促之歸也祇若成渙勉為朕留公初出使慨然謂是職之難有二操切民病也出納污人也故治已者

極其嚴責人者極其寬至是讀王言而喜曰上英睿洞照群下凡臣所為陛下固知之矣乃取寬廉二字扁其聽事西偏之堂謀紀諸以答天寵夫理財之難尚矣先朝雖重三司使之權然所任者皆寇準晏殊王堯臣包拯蔡襄宋祁諸名臣熙豐以後稍用惠卿嘉問之徒講之於內薛向吳居厚之流行之於外元祐知其弊擢李常版曹出鮮于侁將漕以救之未幾豐亨豫大之論起有魏伯芻者以胥吏之智變鈔引之法求多不已遂啟之侈而召狄惠南渡德音首欲痛革然賦入既狹兵費浸濶其取之於民者終不復祖宗之舊而四總建馬蜀稱趙開昇閏鄂王三人各極一時材臣能吏之選百餘年間酒茗鹽鉄菟求無

遺蘊矣於是用事者方以為未至更出新智以圖富強卒之無他繆巧不過籠商賈困郡縣而已蓋時賢所操之術非獨惠卿嘉問之不肯談向居厚之所不敢為亦伯芻輩之所不忍盡試者也使其利歸公室猶且為國聚怨况或以潤其屋而肥其家乎上益厭之而擢任公等兵曰公通儒識我飢飽矣民曰公長者知我疾痛矣余來江鄉耳聞目擊者如此或曰方今多壘之秋財殫粟亡非手運牙籌如飛者殆不能濟而王人之言雍雍如彼吾子之論舒緩如此如事功何余曰漢下告緡搜粟之令罪至沒入天下莫應及欲免兒寬則牛車擔負爭輸惟恐右內史之去以寬不以嚴也渭上之耕木牛流馬之運厥功大矣而

其根本乃在於成都田十五頃桑八百株以廉不以汰也行督責之政以稅民深者為賢客斯之法也夸祿賜之富以文其與民爭利之過桑大夫之言也或者語塞因次第其說以復公命

後村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二

記

雲泉精舍記

休文游四方而歸築精舍閤山中面峰浥澗手植葎杞梅竹無
數其言曰人莫不有嗜：美色未也有嗜疥痔者焉嗜爽口未
也有嗜昌歎羊棗者焉又其大者嗜聲名嗜富貴嗜無窮力有
限則必疲心役智以求之而後饜余山人也世之所嗜率予之
所不好然亦有嗜焉山椒之雲自去自來澗中之泉隨取隨有
此余之所嗜也蓋聲名富貴非有力不可致而世之所嗜者衆
是二物者不待有力可致而世之嗜之者少故余得而擅之噫

此邈世避俗者之高談也或曰休文讀書通古今善屬辭縱使
老窮不過猶當蕭然陋巷求顏子之所樂今乃着華陽巾黃練
衣修老氏之道與窮猿野鶴為友壞美質而離本性曷不返初
服乎僕曰不然昔賀監知章姜相公輔晚節皆求為道士而不
可得夫士以不降志辱身為高二子仕至卿相始欲以其已降
之志既辱之身自附於幽人勝士孰若高蹈遠引於未嘗降辱
之先哉僕婚宦二十年所就何事依違俛仰有愧休文多矣方
將從休文入山顧恐俗狀已成雲見之歛態泉見之閤聲休文
見之而閉關也况敢輕議休文乎休文楊氏名至質豐城人

古田縣廣惠二應行祠記

廣惠二應行祠者縣令劉克遜之所作也初嘉定丙子邑人即
縣西隅為惠應祠未幾遷於溪南草創楹宇設廣惠香火封
爵同而位置異觀者病焉紹定己丑冬積雨妨穫令禱祠下輒
霽時劍劔不靖聲搖邑境徐村頑民效尤竊發前一夕西尉諸
葛珏夢神告曰賊至矣寤以告令為備及領兵搏賊詣祠乞靈
穆卜龜從賊衆就縛於是令尉議辟故址作新宮合祠二神丞
洪某主簿某東尉某洎士民咸樂助明年八月落成廣惠居東
惠應居西論其世也使來徵記余惟聖人訛諂祭古者祭不越
望魯可以祭泰山楚不可以祭河今夫桐川昭武之神而食於
福之支邑無乃非古誼欤然嘗論之具仁義禮智謂之人稟聰

明正直謂之神均是人也有一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惟神亦然故有驚動禍福一方者有功被海內澤流後世者有歆豚蹄卮酒之薦者有歲食萬羊者有依草附木以惑人者有被袞服冕極國家之冊封者今二神之祀起漢隋迄今日由江浙至閩粵綿綿不絕比之相望豈非聰明正直之尤者乎然則祭之非諂也雖不在其望非越也祠因官亭廢基捨隙地以增益者謝某劉令莆人時值多虞拊民有恩境內稱治凡黷舍廩會郵傳津梁繕葺一新行祠特一事耳洪丞番陽人三洪之後某簿某郡人某尉某郡人諸葛尉溫陵人以捕賊功改京秩將用於時矣皆可書也

新修三步泄記

瀕海之田皆依隈為固名曰長圍昔人於圍內疏塘以灌溉而北洋凡十塘馬塘皆有泄所以嚴縱閉也曰三步塘者距海僅三步地勢庫薄脫遇淫雨外潮內潦隄潰泄隳自嘉定辛巳至紹定庚寅官敷民錢亟築亟壞辛卯又壞太守溫陵曾公用虎歎曰民之財有限水之患無窮長圍千餘丈可使有罅缺乎上腴數百畝可使化瀉鹵乎於是判官趙汝茨奉檄修廢浮屠宗真宗趙被選董後用椿杙大小二千四百五十竹落一千二百三十四草千担夫千人竹木草皆依市估夫皆支做直錢皆郡帑而民不知事一毫錢一孔皆咨於元僚付之兩袖而吏不預

明年孟春告成長二百六十丈深三十餘尺噫公之力勤矣而塘民猶曰未也內基雖固外捍不密久將復圯請累石為馬頭二以禦潮又曰他塘率有贍租而此獨無公力行其說築馬頭擇守僧且取田於廢庵以贍焉凡泄之費若干緡馬頭之費若干緡庵之租若干斛塘民德公之賜相告語曰今之牧守二年而去處二年之暫而慮百世之遠難也不敷種於農難也不誅費於僧又難也昔鄴中渠成邑思西門鴻隙陂壞郡怨方進然則便民之與病民也興利之與遺患也非特有智無智之異亦仁與不仁之判歟夫智敏而易效仁久而見思敏而易效能吏之事也久而見思儒者之澤也公治郡有異績如甃其城大修

水利余所記者特三步泄一事云

興化軍新城記

莆為郡且三百年猶不克有城皆曰樂土也緩事也一日盜起汀邵他州皆增陴浚隍惟莆四封蕩然破扉不闔未幾盜寢南侵勢且及境富家窖寶物窶人挈空身咸欲潰去郡人陳公宓始倡版築之議士民和之臺郡是之會王侯克恭病委其責於通守趙君汝鹽事方有緒而王趙相踵即世趙侯汝固始至顧郡力已屈則拜疏求助於朝有旨賜牒五千未至而趙侯去陳公與郡人太息曰城其中輟乎於是天子擢曾侯用虎知軍事侯博諮於衆或謂城庠且薄不足恃或謂費難且廣無以繼侯

奮然曰庠者可高也薄者可厚也役不可而已也且吾患無政
不患無財益市木石益僦工徒先是官畫丈尺俾僧幹築僧有
能否有勤惰而官無賞罰侯斥逐其不勉者向之苟簡悉趨堅
好既成長一千二百九十八丈高一丈八尺表裏以石覆以磚
五門樓堞丹堊煥然憑高望之鉅麗突兀疑化人之所為畫史
之所摹也凡用石以丈計者五萬七千一百七十二甃大小六
十七萬八百夫五萬一千四百縻緡錢二萬四千六百七十七
楮幣六萬六千八百內楮四萬朝家所盼錢楮若干漕臺所助
餘皆出郡帑賙于紹定三年之春訖于四年之冬蓋三百年不
克為者一朝而就然則城果緩事乎樂土果可長恃乎夫敵無

脆有備者勝國無小善守者全樂毅能下齊而不能拔莒即墨
之二城佛狸能飲江而不能克盱眙之孤壘往事之明驗也先
朝懲儂寇之患城廣城邕城桂嶺海之民始奠其居嘉定鑿開
禧之迹大城江北樓櫓相望然後並邊郡邑各能自立近事之
已効也玩常而忽變喜逸而憚勞華元之謳子罕之朴人之常
情也以習安為懼以恃陋為戒墨翟之智子囊之忠侯之盛心
也侯治郡尤清苦省途迎之厨傳罷游觀之土木獨民間有大
利病必勇於興除不以役巨費夥而沮城成之明年歲豐盜息
乃下令蠲夏稅一年以搏節之贏代輸噫侯知築是城又知所
以守是城矣初後之興陳公最盡力且率大夫國人各相斤斲

其後通守趙君汝茨與有勞焉莆人喜守備之固美蕃宣之勤復悲陳公之不及見也其亦版籍一民資不足豪鄉閭力不足以荷畚鍤茲獲以筆墨小技記事之成願非幸歟

重修太平陂記

曾公守莆惠民之政不可殫記水利最鉅曰太平陂曰三步泄曰陳霸斗門陂功最鉅始為是陂者趾石中流斡溪石注遡山逆行翼以岸塍導以圳溝長二十餘里溉八百頃然沈石於淵石微罅則址顛激水入港水暴決則岸頽農失膏潤官莫顧省公聞而慨然召莆田丞陳君告曰陂塘非若職乎丞曰敬受教起去冬沈今春圯岸頓崇淺溝倏深出新智而散水石以窒罅

衛址塍用石尤多或謂松性宜水寘松於裏飾石於表可省費公曰木不壽於石明矣悉易以石錢出公家者百五十萬僦夫六千不以煩民郡人更名曾公陂既庵以祠公復屬筆於余俾記顛末余聞物之成壞存乎數慮之疏密繫乎人三版之城可以不沒千丈之隄有時而潰昔人修陂之田為是設也紹興復田八姓之力故隄是迭主之八姓皆有私田盡去而視陂田於為畚內置陂患於度外者公按其籍歲得穀一百六十九石錢四十一千各有奇曰果修陂此足矣以田屬蘘山寺陂正一人幹一人以庵僧克甲首長工各二人歲給錢穀一如舊約租之出納陂之修廢在八姓不可問在僧可覆也公之慮遠乎哉夫

循吏遺迹之在天下甚衆余足歷目觀如桂之靈渠本秦史祿
號史祿渠廣陵之三塘本漢陳登號陳公塘由秦漢至今千餘
載世代殊異權位銷歇二邦之人尚稱思故侯名氏不已此豈
有所諂畏而然歟他日云魯公陂猶是矣公名用虎溫陵人仁
而明丞名子願三山人敏而勤宜特書大書寓士林尉起屏釋
智上法均皆竭勞于陂宜牽聯得書

重修通判廳記

倅治創於崇寧葺於淳熙歲久頽圯滋甚舊即東廡為門坐則
面墻陳君伯玉僅新其堂他未暇及趙君野翁既至則曰廳庠
於堂門設於廡非制也乃命高棟礎增舊基而廳益明敞撤屏

蔽達通達而門始端直面勢巍然官府以尊自國初置倅與監
司太守俱名按察異時獨欲發僚吏奮筆塗書判長官一舉手
輒從傍掣之倅嘗橫矣及其久也有按察之名無事權之實更
以督經總制錢為職業籌筭喪雅道敲朴敗清思司存冷落吏
民侮玩遇事至前謙巽退避自托於聾丞者皆是也然則昔也
惡權之專而惟患守之不分今也病權之分而惟恐倅之不削
亦其勢然歟君於經總制至其額而已不求豐以示能於郡事
叶其長而已不立異以術智公退則靜生一室讀書觀畫風日
佳時或携賓客以登臨山水追逐雲月為樂雅道未嘗喪清思
未易敗也堂之後實寶慶三年門之後實紹定五年陳君名振

孫趙君名汝駒皆永嘉人

聽雨堂記

蓋天下之至音非靜者不能聞至樂非定者不能知也風之琴然也水之淙然也嘯之喟然也入於耳同也然南郭子綦以為天籟元結以為全聲阮籍以為鼓吹為鳳音得於心異也何也躁之不如靜也動之不如定也雨之為聲至矣而聞者鮮焉兄弟群居之樂至矣而知者鮮焉昔之人有以絲竹陶寫為樂者有以朋友切偲為樂者絲竹託於物之聲也人也雨自然之聲也天也朋友取諸人之樂也外也兄弟修於家之樂也內也今夫大衾長枕短檠細字漏斲人寂壘倡箎和當此之時溜於簷

滴於堦者如奏簫韶如鼓雲和靜者聞躁者不聞也定者知動者不知也此吾友野翁名堂之意夫近世言友爱者推蘇氏其聽雨之約千載之下聞之者猶淒然也抑蘇氏能為此言也非能踐此言也余嘗次其出處而有感焉方老泉無恙二子娛在家庭講貫自為師友竊意其平生聽雨莫樂於斯時也既中制舉各仕四方憂患齟齬契濶離合于是聞雨聲而感慨矣中年官達晏寐早朝長樂之鐘禁門之鑰方屬於耳而雨聲不暇聽矣歲晚流落白首北歸一返陽羨一居潁濱聽雨之約終身不復諧矣故曰非能踐此言也今野翁兄弟俱以才業光顯於時雖為是堂余恐其騎馬聽雞之時多對床聽雨之時少願刻鄙

語於堂上暇則覽焉蓋唯靜可以聞此聲惟定可以知此樂惟
早退可以踐此言也

陳曾二使君生祠記

紹定癸巳郡人作長樂陳公溫陵曾公生祠於譙樓之東揭美
績懷賢牧也初陳公以寶慶丁亥出守在郡纔數日而去然崇
風化肅紀綱訪故家禮名勝精采一變威愛並流民到于今稱
之去之三年盜發汀邵蔓延劔建名城壯邑相繼失守陳公由
延平收為招捕使為提點刑獄毅然以一身為吾閩百萬生靈
請命上帝躬擐甲胄大小百戰巢穴掃清種孽殲夷人皆知上
四州賴陳公而復安而不知下四州非陳公而幾危也先是盜

攻陷泉之支邑下四州之人驚曰吾屬無噍類矣陳公命別將
李僊提偏師南下道興泉抵漳汀盜始潰去蓋上四州力戰而
全下四州不戰而全謂陳公尤有大造於下四州非歛昔齊相
立攘戎之功夫子興微管之歎此言必傑出之才而後可以拯
橫流之禍也陳公有焉朝廷深原致盜之本旌拔良吏曾公實
來剖符其治有陳公之風保境衛民郡以無警浚陂築壘農不
知後吏蠹民瘼燭見度隱山偷海剗鋤去根穴善良吐氣豪猾
破胆教令清明上下信伏乃行寬恤之政蠲三縣紹定五年夏
稅萬七千緡既而曰惠及於有田者而已以濟寺穀四千斛
計口予民代編戶出徭直九千緡冬寒散貧民錢四千緡各有

有奇既而又曰惠及於民而已庠序有餽卒乘有犒思義益周
匝矣秩滿上艱其代曾公於民愈無厭數取六年夏稅半蠲之
莆田下戶萬九千金蠲之且立社倉以遺後人其節用愛人損
上益下合於經旨昔季康子患盜夫子告以不欲此言盜生於
欲而無欲者固盜之所畏也曾公有焉會陳公自建帥洪曾公
自莆收建在朝在野翕然以為曾公之宜代陳公也於是莆人
聚而謀曰盜之方熾戡定之難盜之甫息綏靖之難陳公戡定
於前曾公綏靖於後皆稱賢收皆有功德于是邦今其去我吾
儕小人其忘之乎或曰合而祠之可乎或曰生祠非古也余曰
泥古者一至之見懷恩者衆多之情慕宋璟之介不如為朱邑
之通仆廣人之碣不如聽桐鄉之祀况莆人之於二公漸被教
化沐浴膏澤自有不容釋者持至一之見弗衆多之情不可也
雖然二公方擁麾鉞居權位亦無恠乎或者之云尔千百世之
下是祠也與石室之文翁峴首之叔子相為長久將有升堂而
起敬讀碑而墮淚者至此而後可以觀人心焉

興化軍創立平糶倉記

平糶倉者太守寶章曾公之所作也公在郡三年蠲弛於民以
鉅萬計至是復捐楮幣萬六千緡為糶本益以廢寺之穀寺之
產及五貫而糶民不與也倉之政擇二僧而付吏不與也糶視
時之價不抑也糶視糶之價不增也別儲錢楮二千緡備折閱

又撥廢寺錢歲三百緡供糜費歲儉價長則發是倉以權之歲
豐價平則散諸錢易新穀以藏焉其織悉載規約而建置大指
如此郡人驩呼雷動更相賀曰異時富家南船送操穀價低昂
之柄以制吾儕之命今公為民積穀五千斛富家之仁者勸鄙
者愧南船亦不得而擅壟斷之利矣非可賀也夫先王委積之
法遠矣熟而斂饑而散李悝之法也賤而糴貴而糶耿壽昌之
法也今之常平是已貸之本取其息荆公所謂周公之法也今
之社倉是已然良齋魏公猶以二分之息咎朱文公以為祖金
陵之餘論公為是倉忠厚惻怛有常平不費之惠無社倉取息
之謗純乎仁義而不以一毫霸政參之矣或曰不有常平乎曰

南齊書

常平之遇歲豐也不易而腐也易而無所受也是倉則不然其
易也無害於僧也其糶也有利于民也常平以使者典領使者
去民遠而不時發也郡縣去民近而不敢發也是倉屬於郡而
不屬於使者也掌乎僧而不掌乎吏也守以規約而不守以文
法也廣先賢之遺意輔常平之不及不在茲乎或又曰良齋之
論高矣美矣其後良齋之倉先廢而文公之倉不獨建人守之
往、達於天下郡邑則以二分之息扶之故也乃若有本無息
日消月磨本竭而倉敗矣曰別儲之錢為是設也昔無倉而今
有倉公之惠也修其政無使之壞養其本無至於竭後人之責
也立法而過憂後日之必弊則法不可立矣為善而逆慮後人

之不能繼則善不可為矣公將奉使江右顧瞻舊邦眷焉不忘其待吾民厚也若夫潤澤之以俟君子其待後人尤厚也公名用虎溫陵人倉作於院廢址以紹定六年季夏落成聽事中敞兩教對峙屋皆三間垣廡宏壯莆田丞陳子頤實贊其議蒞其後二僧住曩山者曰智上位華嚴者曰法均云

福清縣創大叅陳公生祠記

紹定三年某月某日詔罷福州福清縣稅陳公貴誼之請也時公以從橐侍經筵間為上言臣之鄉邑土瘠俗貧物貨不產商賈靡至其民皆墾山種果菜漁海造鮭蛤之屬以自給海口鎮在縣之東列有墟市縣民之適鎮者鎮民之至縣者不過各負

挈所有以相貿易既稅於鎮矣徑港在縣之南又置寫稅焉又稅於縣焉是二十餘里之內凡三稅也不已重乎臣嘗訪求其故稅錢之隸縣者日止數緡隸州與漕者月各四十緡而已官府之大利源之廣豈與赤子較此毫末哉臣以為罷之便玉音欣然即可其奏邑之父老既扶携聽詔歌詠聖德復相與像公而祠之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唐人亦云捕蛇之不幸未若復賦之不幸悲夫天下之不仁至盜而止復有不仁於盜者乎天下之毒至蛇而止復有毒于蛇者乎此儒者之篤論而聚斂之臣所未嘗講也故人主必親近儒臣然後聞正大之言然後功利之說莫得而進公之建是言也非私其邑之人也

儒者家法然也齊設衛麓舟鮫之官以籠山海藪澤之利始尤
聊攝之人群起而詛尹鐸為邑減其戶租晉陽之人卒懷其惠
衆之為是祠也非私公之賜也民之秉彛然也初嘉泰壬戌公
之先太師內相嘗有此請其議中格至公乃緒成之公家世邑
人也去而僑于武康居畿輔之近而不忘鄉井之遠處旃屨之
邃而深隱閭閻之患其父子間議論風旨如此所謂世載其德
者歆所謂必百世祀者歆雖然建一議一策近臣之事也一夫
不獲時予之辜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大臣之任也天下郡國之
廣不止一方民生疾苦之多不止一事公方坐政事堂与吾君
吾相汲々共圖之矣吾儕小人何足以知之

漳州代輸丁糧記

民年二十至六十輸丁錢自五季始罷之自祥符始獨漳泉興
化錢先折米不克罷蔡公襄龐公籍踵使閩俱條其害議格不
行龐公後相皇祐竟奏減三郡所輸有差米幾米復為錢端平
元年趙侯以夫建言丁錢宜罷久矣顧歲額七千緡隸於漕守
不得專而况民以全緡輸官以半楮發此官不欲罷也年甲付
吏手糜費等正錢此吏不欲罷也官吏規近獲民被長惠深可
嗟憫以夫嘗會州家常賦外有廢刹租利錢所入不下丁口之
數舊以充囊裝篋實者今朝廷大明好惡表廉黜貪賄道永絕
請以此錢為民代輸安撫使真公某大漕袁公某聞而擊節上

於朝曰漳州此舉可為分符守土者法詔可其奏侯俾余記之
余惟取民易予民難陳洪進創立之賦循襲三百餘年中更賢
牧守何啻數十公而不能革豈以為既取而不可復予歟至侯
乃本先賢遺意去漳民痼疾亦會天子方用儒相力行仁政而
連帥部使者皆以德選故侯所請朝奏而暮報也使侯而不遇
此時雖請且不得達雖達不過下其事有司彼桑大夫固不主
賢良文學之議而為觀察使者未必通陽城元結之意又不過
非笑以為迂濶而已夫因不必因之法誤也然因之以至如此
之久余以是知取民之易也革不容不革之弊宜也然革之必
待如此之時余以是知予民之難也始侯下車隣寇猝至四封
勞賜吏士費以千萬民不加斂而猶有餘力及斯事然則世之
謂郡縣空乏不可復措手者其果然歟

登聞檢院續題名記

前紀起紹興庚申迄紹定壬辰凡九十三年自王君習至孟君
點凡八十八人石盡而繼之者未暇續也陳君瑤始與陳君續
議礮石為後記惟古今之官不同而登聞檢院者本先王設鼓
立木遺意不已重乎嘉定以來當路諱言箝結成風天子患之
布衣某人詣歷上書有司以休沐不即受被譴左遷矣然物情
顧望猶未丕變於是英斷赫然更化改元舉相去凶下詔求言

在廷之士畢輸忠讜下至草茅人：知上意封事輻輳語或激
訐上亦不以為忤親洒宸翰申命近臣採擇而施行焉於乎聖
矣哉先朝人：得言事監門論新法縣佐議儲貳諸生諫花石
若是者不可殫記上方修復祖宗故事思救時弊博通下情君
當是時居是官日閱天下章奏豈無鄭俠婁寅亮鄧肅之流其
亟以告之朝表而出之使後之人指君名氏而言曰是能助端
平天子開言路者

華亭縣建平糴倉記

環吳會為邑者百數以華亭為大詣鈴曹注令者千數以華亭
為難琴堂常虛席莫敢就有就者世輒日以奇材余行四方聞

某縣蠲某賦某縣萃某弊昔難而今易者往：有之而華亭之
難自若蓋竭一縣財粟盡輸之州通天下之縣皆然至於學也
倉也與社稷並而不敢廢雖甚凋陋猶存其名惟華亭并常平
義倉之名而廢之噫其難至是歟餘姚楊公名瑾奉璽書館銅
墨境內稱治上下信服君喟然曰吾儒者也受子男之封任芻
牧之寄詎可以善事上官不得罪巨室為職業乎去歲夏五民
苦貴糴邑無粒粟斂於諸豪吾心愧焉會常平使者曹公遜修
舊法太守趙公與憲奉新書歲留米五千石於縣華亭於是乎
有義倉君曰二公所以惠吾縣者至矣然斂散之權令不得專
吾將有以輔之取樽節餘錢一萬緡糴三千石規縣東為屋五

楹別儲之華亭於是乎有平糴倉昔王介甫嘗恨士大夫不能
講先王之意以合於當世之故余每歎其言之善而又病其太
高夫常平創於漢義倉昉於隋士大夫不能講漢隋之法以合
諸當世者有之矣况遠而及於先王之意欣頌壯哉縣生齒之
繁貴豪之衆水旱凶荒之備一日不可闕者相承百年莫過而
問必待下有賢令上有賢監司太守而後舉行然則民之望治
不其愈難歟君既在端平循吏之日滌華亭難治之謗薦墨交
上有旨陞擢期月之間績狀如此使盡其材而究於用其可書
者何止一倉余又將秉筆以俟

後村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二

後村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三

序

甲申同班小錄序

合天下選人至多也合天下京狀至少也以至少之數待至多
之求難矣况夫修為繫乎人遇合繫乎天在人者可勉而在天
者不可徵也噫愈難矣蘇明允有言蒞官六七考求舉主五六
人誰不能者病其法之易也然自明允為此言幾二百年士大
夫未有以改官為易者何也蓋慶曆以來薦舉之制加密矣敏
者十年滯者或三四十年而後得預於歲引之數夫惟選之遴
故賢路通得之難故人情勸試之久故民事練由今之法足矣

烏得尚膠前論哉嘉定甲申春上臨軒引陳誠之等故事有題
名小錄因著其說於篇首以侈上恩勵同志云

和平志序代人

舉一世所共榮者曰科目曰官職曰世家而已然是三者絕續
顯晦常不可必其或縣延一二百載絕而復續晦而復顯則通
天下以為罕見矣夫舉一世所共榮通天下所罕見而萃於一
州一邑謂之甚盛可也况萃於一里乎和平里在邵武縣之南
鄉里有危氏上官氏黃氏上官氏尤盛自景祐至嘉定此三姓
擢進士第者二十餘人入太學預鄉賦累々不絕書起徒步至
顯宦因而傳子孫為世家榜籍迭書衣冠襲起者不可以數計

也於乎盛哉然以科目官職世家定榮悴盛衰蓋近世俗人之
論吾聞古之君子所謂歿而不朽者不在是也上官氏對策熙
寧不附新法晚入元祐黨籍其子留守汴都不屈於虜而死二
公所立如此近於天下之善士矣豈特足以重吾里哉先民有
言誰謂華高企其齊而既以自勉且勉里人

送陳子東序

金華葉潛仲君子人也曩仕於撫予捧檄至焉始定交後十年
予從事廣西經畧使府潛仲適佐漕幕嶺外少公事多暇日子
二人游釣吟奕必俱神崖鬼洞束緼盲進唐鏹宋剡剡苔疾讀
登巘放鶴俯漱呼龍平生樂事莫如桂州時也既而予二人考

舉及格同日出嶺潛仲還娶予歸莆乃聞潛仲病卒悲夫尚忍
言哉陳君子東潛仲客也忽携潛仲手鈔詩卷相訪又出潛仲
之子字天啟者詩十數首字畫句法遂逼乃翁嗚呼潛仲可謂
能教子矣子東憐之交誼語潛仲平生輒忼慨涕下嗚呼潛仲
可謂能取友矣昔人云生子當如孫仲謀殆為天啟發也又云
見元賓之所與如見元賓殆為子東發也

劉圻父詩序

余嘗病世之為唐律者膠攀淺易僞局才思千篇一體而為派
家者則又馳騫廣遠蕩蕩棄幅尺一嗅味盡麻沙劉君圻父融洽
衆格自為一家短章有孔鳶之麗大篇有鯤鵬之壯枯槁之中

含腴澤舒肆之中寓掣歛非深於詩者不能也矧其貴山林賤
城市視蟬冕如布衣見朱門如蓬戶靜定之言多躁動之意少
庶幾乎冲淡以自守遺佚而不怨者矣雖然文以氣為主少銳
老惰人莫不然世謂鮑昭江淹晚節才盡余獨以為氣有情而
才無盡子美夔州介甫鍾山以後所作豈以老而惰哉余幼亦
酷嗜歲月幾何顏髮益蒼事物奪其外憂患攻其內耗亡銷鑠
不復有一字矣圻父幸在世故膠擾之外為事物憂患之所怒
養氣益充下語益妙他日余將求續集而觀老筆焉

送高上人序

儒詆釋為夷教義理一也豈有華夷之辨哉吾聞身毒天竺諸

國皆有城郭君民其法度教令雖不可得而詳竊意其獎忠孝而禁悖逆大指無以異於中華不然則其類滅而國墟矣如世所傳賢沙黃蘄之事在人為悖子在物為梟獍非特中華之所禁固身毒天竺諸王之所必誅者也凡釋皆宗釋迦彼以王子之貴當國統之重不逃則不得去若夫賢沙黃蘄民也不逃親亦可去既逃之又棄之又絕之視其親凍餓轉死終不與粒飯也藥噫其不識罪福甚矣高上人禪價重東南慨二師之被誣著論力辨痛先親之暴露飛錫歸窆築慈母庵思親精舍馬國家之於孝子小則饋酒餼大則旌門閭獎之至矣然古今孝子不多見民而孝世為祥瑞矣釋而孝非祥瑞之尤乎高縣人也

予縣令也將饋之酒餼高齋素將請於上而旌其閭高無家嗚呼吾無所用一情矣於其行始書此附于西山先生贈卷之後

陳敬叟集序

寶慶初元余有民社之寄平生嗜好一切禁止專習為吏勤苦三年邑無闕事而余成俗人矣然少走四方狂名已出色中騷人墨客如陳敬叟劉圻父游季僊輩往來辱與之游主人詩律久廢不復有一字常命小史設筆硯觀衆賓賦詠以為樂嘗評諸人之作圻父得之夷淡而失之稿乾季僊得之深密而失之遲晦惟敬叟才氣清拔力量宏放險夷穠淡澁淺密疎各極其態不主一體至其為人曠達如列禦寇莊周飲酒如阮嗣宗李

太白筆札如谷子雲行州篆隸如張顛李潮樂府如溫飛卿韓致光余每歎其所長非復一事既解銅墨歸卧山中五六年谿上故人獨敬叟書問不絕其交誼又過人如此一旦緘其藁來曰為我序之嗟夫余何足以知君哉追念昔者會集諸君銳甚頗哀余衰猶能鼓旗助譟其旁今志氣銷磨由衰至竭敬叟未知其然顧方援麾挑戰余遠望之悲傷感慨殆如伏波曳足土室中英嗟夫余何足以序君哉敬叟名以莊穀城黃子厚之甥故其詩酷似云

瓜圃集序

近歲詩人惟趙章泉五言有陶阮意趙蹈中能為韋體如永嘉諸人極力馳驟終望見賈島姚合之藩而已余詩亦然十年前始自厭之欲息唐律專造古體趙南塘不謂然其說曰言意深淺存人胸懷不繫體格若氣象廣大雖唐律不害為黃鐘大呂否則手操雲和而驚颺駭電猶隱々絃撥間也余感其言而止亡友翁應叟尤工律詩集中古體不一二見無乃與余同病乎然觀其送人去國之章有上人處士疎直之氣傷時聞警之作有忠臣孝子微婉之義感知懷友之什有俠客節士生死不相背負之意處窮而恥勢利之合無貴而任善類之憂其言多有益世教凡傲慢褻狎閨情春思之類無一字一句及之是豈可以律詩而一際少之耶蓋應叟晚為洛學客游所至必交其善

士尤為西山真公所知其詩有自來矣既歿數年子元孺始請
余序其集夫作詩難序詩尤難小序最古最受攻至朱文公始
盡掃而去之而詩之義自見詩之顯晦不在乎序之有無也決
矣嗟乎作詩者何人欤鳩鶚七月周公也棠棣石棣公也頌史
克也祈招祭公謀父也黍離周大夫也皆古之聖賢也謂小序
不足以知古聖賢之意則有之矣至於寺人傷諛女子自誓蟋
蟀譏儉碩鼠況貪與其他比興風刺往往出於小夫賤隸之口
涂之人猶知之而況子夏孔門之高弟衛宏漢世之名儒乎以
高弟名儒之學問而有不能通匹夫匹婦之情性若余者其敢
自謂知朋友之意乎雖然交游三十年一死一生問其人則曰
未詳也問其詩則曰未達也其又可乎乃述所見於篇首顧余
文未必能重應叟之詩或足以重余文也應叟名定
別字安然瓜圃其自號云

退庵居士集序

自先朝設詞科而文字日趨於工譬錦工之機錦玉人之攻玉
極天下之組織瑰美國家大典冊必屬筆於其人焉然雜駁傷
正氣絺繪損自然其病乃在於太工惟番易三洪筆力浩大不
窘於記問不縛於體式士之得其門者寡矣退庵居士陳公某
文安公之壻著名淳熙中余生晚不及識公得其遺文十五卷
讀之歎曰是提孤軍與三洪對壘者夫文不能皆工故魯子固

劣於詩溫公自言不習四六公懷語高妙殆天畀不可學詩簡而遠近而深有味外之味古文鍛鍊精粹一字不可增損在人其禮法之士在兵其節制之師欵某常恨古今詞人往往詞勝理華過實公啟以包呂勉中司以東南民力竭規總餉書上內相謂文人多托文以濟姦上執政謂貧賤憂戚非造物之見厄其識度操守如是使公有言責必不受風旨供副封掌封駁必不奉文中批內降代王言必不擲筆而發名節掃地之歎而年終五十仕正提轄文思院世未知公身沒言立往々惜其不貴且壽此豈足以論公欵初密學公闕人其後徙浙嘗作研銘使廣東者公之父也今以詩書禮樂帥江西者公之子也奕葉顯榮而浙中僑居茅竹數間僅通戶牖帥貴而不忍改築曰吾先君子之廬也於是亦足以觀公家法矣

艾軒先生集序

林光朝

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先生乾淳間大儒國人師之朱文公於當世之學間有異同惟於先生加敬於時朝野語先生不以姓氏皆曰艾軒晚為中書舍人中批某人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先生封還曰輕臺諫羞科目矣天子知先生決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而去其學問名節如此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然先生學力既深下筆簡嚴高處逼擅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在時片簡隻字人已貴重今其存者如岫嶠之

碑岐陽之鼓矣初先生為布衣以負重名後貴顯於朝愛先生者皆以晚節為憂及西掖去國然後呂成公喜曰過江以來未有也嗚呼修而至於先生而前輩責備之嚴如此則凡修而未至於先生者其可以無日新之德乎其可不畏晚繆之譏乎向使先生希旨書行必根著而去為李嶠為張說先生一奮其決遂為李藩為袁高義利萌於一念芳臭分於千載故余讀先生之書重有感焉先生歿六十年微言散帙復齊陳公某所序者僅十之二三外孫方之恭訪求哀拾彙為二十卷勤於李漢趙德矣東陽范侯鎔欲鋟梓會迫上印不克就毗陵張侯友乃緒而成之余二大父實率鄉人以事先生者也序非通家子弟責

乎敬不敢辭

野谷集序 趙漕汝鎡

古人之詩大篇短章皆工後人不能皆工始以一聯半句拉名頃趙紫芝諸人尤尚五言律體紫芝之言曰一篇幸止有十字字更增一字吾末如之何矣其精苦如此以余所見詩當由豐而入約先約則不能豐矣自廣而趨狹先狹則不能廣矣鴟鴞七月詩之宗祖皆極其節奏變態而後止顧一切束以四十字可乎明翁詩兼衆體而又徧行吳楚百粵之地眼力益高筆力益放卷中歌行跌宕頓挫剗絞縛虎手也及歛為五七言則又妥帖麗密若唐人鍛鍊之作訂其品自元和大曆迺於建安黃

初者也余舊聞明翁工詩而尤自珍閱數出鄙語挑戰明翁終
閉壁不出晚歸後村明翁自番禺鈔新舊稿見寄嗟乎余幼交
明翁白首始見其詩蓋其深厚不事銜鬻立身行己皆然不獨
於詩然也余每自謂粗知明翁今思昔之知明翁者淺矣余知
明翁而明翁不輕示余如此詎肯為不知者出哉野谷明翁別
墅余在郡日淺未及往遊而去此一卷詩最佳未寄園丁四十
韻尤高妙

賈仲穎詩序

永嘉多詩人四靈之中余僅識翁趙四靈之外余所不及識者
多矣賈君仲穎余所未及識者之一也君生風雅之國為社友
所推不問可知其詩矣趙幾道王德嘉兄弟人物如璧君與之
友又可知其人焉賈氏自太傅為西漢文詞之宗至以詩名於
盛唐島鳴於晚唐君豈其苗裔歟觀其大篇氣力雄拔音節頓
挫弔湘賦鵬之遺五七言如燈花寒影裏詩句雨聲中如畫開
牕戶容秋月徧倚闌杆看晚山舍人司倉得意句也君雖不遇
以死子嗣其業以行藝貢於鄉信矣賈氏之多才子耶

水木清華詩序

平海軍節度推官聽事之西有泉有梅肅翁采昔人詩語以水
木清華扁其齋寓士同僚從而詩之者若干人余病痺不出戶
限既不能越邑從君遊詩律久廢呻吟累月又不能就一字惟

古詩有大序有小序蘭亭詩右軍為序桃李園詩太白為序石
鼎聯句退之為序聚衆作而一人序之其來舊矣傳曰水木之
有本原蕭翁其有本原者乎然則孰為本蕭翁以詞賦魁天下
集英對策第四而無矜色無驕志小心問學謙虛求益此本也
孰為原夫泉民俗富饒賈胡走集之地仕者鮮不染指蕭翁居
其間獨不為珠犀黥浣此原也木盛則末華原澄則流清蓋清
者可以範俗華者可以飾治矣

張尚書集序

國朝用人尤嚴資格乾淳間天子益厭拘掣稍於科舉之外擢
士張公拭魏公揆之以經行進韓公元吉王公拒劉公孝題陸
公游以文章用其餘起山林遺逸由故家子弟遇合光顯者不
可殫記故戶部尚書僚齋張公蓋當時親擢之一也公之學授
於家庭又所交皆天下賢雋而仕當朝廷極盛之時故其詩冲
淡和平可薦之郊廟非如孟郊賈島鳴其窮愁而已牋奏溫潤
麗縟可施之典冊非如陳琳阮瑀工於書檄而已在上前論議
或累牘或數語詳而貫於理簡而周於事鑿々乎有用之言也
初公在州縣故相正獻陳公鄭卿景望趙卿德莊爭以文墨薦
及後宦達更以才業顯為漕總為司農太府為版曹長二皆金
穀要劇之任考其奏篇如論坊場額重和買價高又欲取郡縣
十年以來創增之賦剗除復舊晚牧婺州遂以蠲租賦殿於是

掩卷而作曰此固文靖之心法而張氏之世德歟彼以文譽公者特見其外尔以才稱公者亦豈足以知其內哉莆田使君公之孫也詞學尤宗儒雅飾吏既修泮宮刊艾軒集迺取家集而併傳焉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公可謂能似文靖矣使君可謂能似公矣某先君子嘗游公父子之間使君有命曰吾子宜序先集某敬拜曰諾

王南鄉文集序

余發番禺送者系路秋暑猶在宿醒未解坐舟中如炊甑偶得順風張帆伸首蓬外紫翠揀空舟人曰羅浮山也意稍舒豁明日縣尹王旦携其先大夫義豐公遺文五卷示余讀之終篇渙然

如甘露之蠲渴洒然如清泉之濯垢也可謂能言之流矣蓋公之言曰文惡蹈襲其妙在能變惟淵源者得之豈惟文哉議論亦然故公之諸文變態無窮不主一體論必攷古今據義理不祖舊說詩高處逼陵陽茶山四六佳者不減汪綦如王景文集序酹文難歐公於子美曼卿不能加矣謂中興頌異於仲尼諱魯之義謂歸來辭作於劉裕篡晉之先世之同結而不敢異譽潛而失其實者所未知也公襄敏諸孫常自稱將種南宮對策乞都建業零陵封事論一馬可贍五兵宜罷摧馬晚守濠梁請復曹瑋方田修种世衡射法而仕止一麾朱文公常歎公之才畧已所不及而不盡用世必有任其責者余讀公之文悲公之

志乃取文公之語冠之篇端以行於世且以慰公之子焉公名
阮字南卿義豐所居山名

石塘閑語序

六記百詩寒齋所著總曰石塘閑話蓋大藏五千餘軸傳燈千
七百人精英骨髓盡在是矣然佛學起於六經諸子之後其說
奇特孤行於天地間有何不可至李習之柳子厚稍引易論語
莊列之書以印証之此乃儒者不能自守求附於佛非佛之不
能自立求助於儒也余聞佛之妙在於離言語處拈花面壁豈
有句義可詮註哉其後話頭百千語錄五車亦太繁矣夫方書
不為扁鵲設圖訣不為奕秋設泥方凡醫也按圖低棋也善讀

寒齋書者更高着眼目

竹溪詩序

唐文人皆能詩抑尤高韓尚非本色迨本朝則文人多詩人少
三百年雖人各有集、各有詩、各自為體或尚理致或負材
力或逞辨博少者千篇多至萬首要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尔
非詩也自二三鉅儒及數大作家俱未免此病乾淳間艾軒先
生始好深湛之思加煅煉之功有經歲累月繕一章未就者盡
平生所作不數卷然約敵繁密勝疎精揜粗同時惟呂太史賞
重不知者以為遲晦蓋先生一傳為網山林氏名亦之字學可
再傳為樂軒陳氏名藻字元潔三傳為竹溪詩比其師槁乾中

含華滋蕭散中嚴嚴密窈狹中見紆餘當其捫鬚搔首也搜索
如象網之求珠斲削如巨靈之施鑿經緯如鮫人之織綃及乎
得乎應心也簡者如虫魚小篆之古協者如韶鈞廣樂之奏偶
者如雌雄二劍之合天下後世誦之曰詩也非經義策論之有
韻者也初艾軒沒門人散或更名他師獨網山樂軒篤守舊聞
窮死不悔竹溪方有盛名而一飲啄不忘樂軒廟祀之墓祭之
其師友之際如此詩直其土苴耳余少亦苦吟後被謗且畏禍
遂廢不為然意根除剗久而未盡晚見竹溪之作歎曰吾詩可
結局矣竹溪林氏名希逸字肅翁與網山樂軒俱福清人余與
艾軒俱莆田人

王卿子文詩序

序不與人合頗可疑
古詩皆切於世教訐謨定命遠猶辰告大臣之言也敬之敬之
命不易哉諫臣之言也崇棟之華鄂不韡韡宗臣之言也載馳
載驅周爰咨諏使臣之言也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將率之言也豈

第君子民之父母君國子民之言也禹之訓皋陶之歌周公之
詩大率達而在上者之作也謂窮乃工詩自唐始而李杜為尤
窮而最工者然甫舊諫官白亦詞臣豈必皆宴生寒人饑餓而
鳴哉潛齋年未四十導密旨班列卿使畿內牧潛藩言議風旨
聞天下不以詩自名余得其詩讀之本學術隆師友扶忠賢絀
邪接愛君如愛親憂民如憂己合於詩人之所謂六義者蓋江

湖草野之士白首專攻不過得數十百篇潛齋方有權位竊意
豐於彼者必嗇於此而其詩至二十卷又皆粹美無疵閒雅有
味詎可以常情測度哉抑余有恨焉為其集止樵川也豈自尔
遂無作乎將靳固不以示人乎昔庠陵半山二公愈貴愈顯其
詩愈肆巍然為吾宋詩祖潛齋其畫發閎闡取樵川而後膏錫
傳之無使異日觀者歎曰陳簡齋自大用後不復有詩潛齋當
不以余言為僭也

趙寺丞和陶詩序

自有詩人以來惟阮嗣宗陶淵明自是一家譬如景星慶雲醴
泉靈芝雖天地間物而天地亦不能使之常有也然嗣宗跌宕

棄禮法矜傲犯世患晚為勸進表以求容志行掃地反累其詩
淵明多引典訓居然名教中人終其身不踐二姓之庭未嘗諧
世而世故不能害人物高勝其詩其詩遂獨步千古唐詩人最
多惟韋柳得其遺意李杜雖大家數使為陶體則不近矣本朝
名公或追其作極不過一二篇坡公以蓋代之材乃徧用其韻
今松軒趙侯復盡和焉出牧吾州袖以教余退而讀之見其孳
斂之中有開拓簡澹之內出奇偉蔽大巧於樸寄大辨於訥容
止音節不辨其孰為優孟孰為孫叔也可謂善學淵明者矣客
難余曰昔坡公和陶初出穎濱獨云淵明不肯束帶見督郵子
瞻既辱於世欲以晚節自擬淵明誰其信之今吾子推趙配陶

將無與穎濱異耶余曰坡公和陶於老大坎壈之餘趙侯和陶於盛壯顯融之日夫如是則知貴其身而求乎內矣貴其身者必重名節求乎內者必輕外物其去淵明何遠之有穎濱復出不易吾言矣

後村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三

後村居士文集卷第二十四

序

趙虛齋注莊子內篇序

往歲水心葉公講學析理多異先儒習學記言初出南塘趙公書抵余曰葉猶是同中之異如其則真異耳余駭其言而未見其書也端平初余為玉牒所主簿趙為卿攝郎右銓趙為侍郎朝夕相親稍窺平生論著於書易皆出新義雖伊洛之說不苟隨惟詩與朱子同且語余曰莆人惟鄭漁仲善讀書子可繼之勿為第二流人鄭名樵所謂夾漈先生者余謝不敢當方欲盡傳其書俄皆去國矣者雋凋落舊聞益荒太常博士鄭君彞叟

道甫為余言虛齋趙公方為諸經作傳余固厚公以書叩問公
答云：大指多與南塘合然靳惜未肯輕出曰出之將駭一世
矣余既老病無復四方之役常恨不得挾冊以從公游一日於
親友家得公所作逍遙遊解盡點舊注自成一家以數明理以
理斷疑如日曆然起一算子而千歲之日可知如國棋然下一
冷着則滿盤之子皆活訥而辨簡而盡心竊歎服遂從公求得
內篇本旨而傳錄焉余少亦嗜此書至是悟而笑曰許多年在
郭象雲霧中乃今彷彿見蒙叟戶庭矣又悟世儒箋傳之學直
隨聲接響按摸出整尔如水心南塘如虛齋乃可謂之善學因
漆園之書以推他書其高妙精詣切於世用抑又可知也昔南
獻之乙覽列之學官与天下共之毋徒藏名山而俟來哲也

唐人五七言絕句序

野處洪公編唐人絕句僅萬首有一家數百首並取而不遺者亦
有渡出者疑其但取唐人文集雜說令人抄類而成書非必有所
去取也余家童子初入塾始選五七言各百首口授之切情詣
理之作匹士寒女不棄也否則巨人作家不錄也惟李杜當別
論童子請曰昔杜牧譏元白誨淫今所取多邊情春思宮怨之
什然乎余曰詩大序曰發乎情性止乎禮義古今論詩至是而
止夫發乎情性者天理不容泯止乎禮義者聖筆不能刪也小

子識之

本朝五七言絕句序

唐絕句詩選成童子漫以本朝詩為請余曰茲事大難楊劉是一格歐蘇是一格黃陳是一格一難也以大家數掩群作以鳴筆兼衆體又一難也昔趙公履常欲編本朝詩輒止其意深矣余病眊舊讀不能盡記家藏前人文集苦不多里中故家書類散落不可借暇日始取所嘗記誦南渡前五七言亦各百首授童子或曰本朝理學古文高出前代惟詩視唐似有愧色余曰此謂不能言者也其能言者豈惟不愧於唐蓋過之矣

中興五七言絕句序

客問余曰呂氏文鑑起建隆迄宣靖何也曰炎紹以後大家數尤盛於汴都其人非朝廷之公卿即交游之父祖並存而不勝記誦之繁精揀則未免遺落之恨去取之際難哉客曰子選本朝絕句亦此意乎曰固也客曰昔人有言唐文三變詩亦然故有盛唐中唐晚唐之體晚唐且不可廢柰何乎詳汴都而略江左也余矍然起謝曰君言有理乃取中興以後諸家五七言各選百首內五言最難工前選猶有未滿人意者此編則一精善矣窮鄉無借書處所見少所取狹可恨惟此一條尔至於江湖諸人約而在下如姜夔劉翰趙普師秀徐照之流自當別選客曰文鑑可併續乎余曰以俟君子

王隱君六學九書序

近世丹家如鄒子益曾景建黃天谷皆余所善惟白玉蟾不及識然知其為閩清葛氏子鄒不登七十黃曾僅六十蟾尤夭死特皆無他異及不及常人余益不信世之有仙而丹之果可以不死也晚使江左始識丹池王君示余所著書余讀而異之因記曩與諸人語鄒專佞佛黃涉獵道家書不能精蟾學與黃類惟景建浩博可畏扣之不窮三人者不足以涉其藩甚矣丹池之書似吾景建也丹家所知有所限止君於析理本洙泗接關洛於周子太極圖之外為新圖焉未知與焦天授袁道潔何如也於談禪離句義合儒釋為大覺牟尼圖焉覺範如壁輩不及也於道家本易老參同契其說精詣殆麻衣崆峒道士所未發也於兵法起風后至武侯上下數千年圖其分合挾其微妙有薛季宣蔡李通所未解也論世事皆中窠曰鑿々可行則神放常秩之儔匹也為文章散語老辣韻語高勝亦曼卿子美之彷彿也嗟夫景建已矣痛亡友之不作喜斯人之猶存乃序其書而歸之君交游皆大貴人持論不少貶屈如勸史丞相早退與鄭丞相論邊事皆可傳亦坐此落魄歲不我與栖々道塗方求所謂大藥賞者余扣君曰仙家所謂三千功行者何也君曰活人為第一義余有志無力今以書幣招我者實位將相臨方面南北生靈所賴以休息者有福德有資力吾事其遂濟乎余始

悟安期生畫策梅福上書始未嘗不冀有遇不遇乃遁去耳又扣君曰吾聞仙者曰純陽曰無漏鄒晚置妾曾在道州生子黃葛不能無婦人君亦然何也君曰若所言內丹也可以延年尔大丹成則飛騰變化去矣余欲留君共究其論春江渺然風怒帆駛極目久之君許他日訪余商榷而君游無期余歸有日未知尊酒相屬於何處也君名允恭字元肅會稽人

季父易藁序

易學有二數也理也漢儒如京房費直諸人皆舍章句而談陰陽災異往々揆之前聖而不合推之當世而少驗至王輔嗣出始研尋經旨一掃漢學然其弊流而為玄虛矣本朝數學有華

山陳氏河南邵氏今邵氏之書雖存通者極少理學有伊川程氏新安朱氏舉世誦習衆說幾廢余嘗恨程邵同時不相折衷傳曰皇極經世圖譜遂判為二書而不可合天下豈有難通之書以豈有理外之數哉噫易更三聖說易者非一家程氏排臨川之學者及教人讀易必先輔嗣介甫朱氏尊伊川之言者至本義則多程氏所未發議論以難疑問答而詳義理則以講貫切磋而精此季父易藁之所為作也初余為建陽令季父訪余縣齋因質易疑於蔡隱君伯靖後二十餘年而書成大旨由朱程以求周孔由周孔以求羲文其篤守師說雖焦天授袁道潔無以加視世之高談先天徑造微妙者彼虛而此實矣季父名

弥郡字壽翁中歲棄科舉閉門著書動必由禮行義為鄉先生
家貧食於學晚舍去併學俸卻之太守眉山揚侯棟郡博士括
蒼俞君來即學為堂示舍蓋之意季父僅一至焉後揚侯使本
道又論薦於朝不報卒年八十二俞君乃取昔所卻俸為刊易
藁而授簡其猶子克莊序之

張招州集序

淳祐丁未予自少蓬免歸後村衰耗廢退卷無行迹一日有奉
函書剥啄柴荆者問之則辰州糾曹張修之使也函發書纍繭
無他辭而藁其先大夫遺文四十卷以請曰惟先友序之余因
記曩遊桂幕臺閣森立賓佐人々務鏗銳出新奇中上官意大

夫君方監郡獨夷澹自守專以寬靜禪大尹綏遠人遇休沐或
風日佳時必命客聯騎縱覽岳壑徜徉永日既而詔州以君牧
昭州同志餞之於湘南樓時予知君指身如古君子愛民如漢
循吏餘事見於翰墨而已未深叩而細論也至是盡讀所謂四
十卷者喟然歎曰前日之量君者不亦淺哉君之詩師石湖誠
齋然出入衆體與某太守云未能子字民但欲足事錢嚴瀨云
策勛簞笠上自是一雲臺答二禽云憂兄行不得勸客不如歸
酷類其師秋雨云獨木乘危涉勞薪帶濕吹夏夜云蝙蝠迴旋
舞蚊蟲跋扈飛類唐子西雜詩云阮孚幾蠟屐晏子一狐裘又
云移封初闕々通道忽陶々類陸放翁紫牡丹云紫垂戶外瞻

天近綠墮樓前到地香類陸二宋南樓晚望云江漢西來天地
白吐々逼蘇子美石曼卿四六師平園帖妥精確雖猝遽應酌
之作皆有義理之脉他文亦多可傳誦君之所蘊如此而余初
不能知甚矣余之淺陋可愧君之深厚可敬也當寶紹間仕有
捷徑挾他繆巧立致顯榮君方掩鼻權利白頭斗壘在時彥中
最為滯留端平改紀獎擢廉退而君不少需以死矣昔與君別
掾未勝衣今遂能會萃手澤來求余文回首舊遊邈焉二紀撫
卷感愴既以君之才不極於君用為君恨又以君之子能傳其
業為掾喜也君吉之永新人名潞字君之

網山集後序

學必有師々必有傳人揚雄之徒以侯芭為傳人受業河汾之
門者衆矣以董常為傳人侯董皆窮鄉僻士功業不著於世而
師道之傳在焉隆乾間南方學者皆師艾軒先生席下生常數
百人去而貴顯者相望然自先生在時言高弟必曰網山後先
生卒六十載學者論次先生嫡傳亦必曰網山夫未過一布衣
死則死矣而能亢其名與當世大儒並行非孟氏所謂豪傑之
士乎余嘗評艾軒文高處逼擅弓殺梁平處猶與韓並驅他人
極夕摹擬不見其峻潔而古奧者惟見其寂寥而稀短者縱使
逼真或可亂真猶虎賁之似蔡邕也優孟之似孫叔也有若之
似夫子也形也至於網山論著句々字々足以明周公之志得

少林之髓矣其律詩高妙者絕類唐人疑老師當避其鋒他文
稱是然甫五十而死子名簡子字綺伯容死其後遂絕余童子
時師事綺伯又與網山之嫡孫行林侯肅翁交友肅翁既序其
遺文矣某復識其後網山林氏名亦之字學可福清人一號月
魚先生

樂軒集序

初網山既得師傳嗣講席戶外之屢幾半艾軒於是網山之徒
又推樂軒為高第一日侍網山謁老艾七受其拜接之如孫然
網山僅得中壽使其高年未必終窮也樂軒七十五廼死年出
於其師而窮尤甚於其師城中無片瓦僑居福清縣之橫塘開

門受徒不足自給至浮游江湖崎嶇嶺海積鏹得百千歸買田
數畝輒為人奪去士之窮無過於此矣今讀其文講學明理浩
乎自得不及於希世求合滢窓雪案猶宗廟百官也菜羹脫
粟猶堂食萬錢也入則課妻子耕織勤生務本有拾穗之歌焉
出則與諸生弦誦登山臨水有舞雩之詠焉自昔遺佚阨窮之
士功名頓挫時命齟齬徃有感時觸事之作以洩其無慘不
平之鳴若虞卿之愁韓非之憤墨翟之悲梁鴻之噫唐衢之哭
是已樂軒平生可愁可憤可悲可噫可哭之時多矣而以樂自
扁樂之為義在孔門惟許顏子先儒教人必令求顏氏之所樂
嗚呼此固樂軒之所聞於二師歟樂軒歿二十餘年余從竹溪

林侯肅翁傳抄遺稿姑叙其平生大致如此肅翁又樂軒高弟也他日居魏文貞之地秉陳叔達之筆當為河汾先生立傳無使天下後世有遺恨云樂軒陳氏名藻字元潔

江西詩派小序

山谷

國初詩人如潘閔魏野規上晚唐格調寸步不敢走作楊劉則又專為崑體故優人有尋拙義山之誚蘇梅二子稍變以平淡豪俊而和之者尚寡至六一坡公巍然為大家數學者宗焉然二公亦各極其天才筆力所致而已非必鍛鍊勤苦而成也豫章稍後出會粹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制之變蒐獵奇書

穿穴異聞作為古律自成一家雖隻言半字不輕出遂為本朝詩家宗祖在禪學中比得達磨不易之論也其內集詩尤善信乎其自編者頃見趙履常極宗師之近時詩人惟趙得豫章之意大有絕似之者

後山

後山樹立甚高其議論不似一字假借人然自言其詩師豫章公或曰黃陳齊名何師之有余曰射較一鏃夾角一著惟詩夾亦然後山地位去豫章不遠故能師之若同時秦晁諸人則不能為此言矣此惟深於詩者知之文師南豐詩師豫章二師皆極天下之本色故後山詩文高妙一世然題太白画像云江西

勝士謂饒德操也按德操此詩去手污吾足之作大爭地位太白非德操遂陸沉耶似非篤論

韓子蒼

子蒼蜀人學出蘇氏與豫章不相接呂公強之入派子蒼殊不樂其詩有磨淬剪裁之功終身改竄不已有己寫寄人數年而追更易一兩字者故所作少而善

徐師川

豫章之甥然自為一家不似涓陽高自標樹藐視一世同時諸人多推下之然集中不能皆善舊傳豫章見師川雙廟詩勉諸洪進步今雙廟詩不存其詩則零落亦多矣師川在靖康中朝節自任故其詩云直道庶幾師柳下不應四海獨詩名不可謂實錄諸人所以推下之者蓋不獨以其詩也

潘邠老

東坡文潛先後謫黃州皆與邠老游其詩自云師老杜然有空意無實力余舊讀之病其深蕪復後見夏均父讀邠老詩亦有深蕪之評

三洪

三洪與徐師川皆豫章之甥龜父警句往已前人所未道然早卒惜不多見駒父詩尤工初與龜父遊梅仙觀龜父有詩卒章

云願為龍鱗嬰勿學蟬骨蛻是以直節期乃弟矣駒父後居上
坡晚節不終不時有愧於舅氏亦有愧於長君也王父南渡後
為少蓬聞師川召有懷駒父詩云欣逢白鶴歸華表更想黃龍
出羽淵然師川卒不能返駒父於鯨波之外王父受兄之道至
矣余讀而悲之

夏均父

均父集中如擬陶常五言疊々逼真律詩用事琢句超出繩墨
言近旨遠可以諷味蓋用功於詩而非所謂無意於文之文也
然疎之諸孫故其詩云堂々文莊公事業何崢嶸孟子曰孝子
慈孫百世不能改均父欲改之乎其志亦可悲矣

二謝

呂紫微評無逸詩似康樂幼槃詩似元暉按康樂一字百鍊乃
出治元暉尤麗密無逸輕快有餘而欠工緻幼槃差苦思其合
元暉者亦少然弟兄在政宣間科舉之外有岐路可進身韓子
蒼諸人或自彌其技至貴顯二謝乃老死布衣其高節亦不可
及

二林

二林詩極少曾端伯作高隱小傳云有詩文百二十卷今所存
十無一二兄弟皆隱君子不但以詩重

晁叔用

喻汝礪作具茨集序云予曩遊都城與晁用道為同門生後三十六年識公武於涪陵不知為用道子也一日來謁曰先公平生著論自丙午之亂存者特歌詩二百許篇敢丐先生一言以發之又出其家譜牒乃知其先君名冲之字叔用世所謂具茨先生者也予聳然曰是吾用道耶第今字叔用為小異耳方紹聖初天下偉異豪爽絕持之士離諛放逐晁氏群從多在黨中叔用於是飄然遺形逝而去之宅幽阜蔭茂林於具茨之下世之網羅不得而嬰也暨朝廷諸公欲謀起之乃復任心獨往高挹而不顧世之榮利不得而羈也至於疾草乃取平生所著書聚而焚之曰是不足以成吾名世之言語文章不得而污也然

則吾叔用所以傳於後世者果於詩乎願其胸中必有含章內興而深於道者矣宋興至咸平景德中儒學文章之盛不歸之平棘宋氏則屬之清豐晁氏二氏者天下甲門也文元公事章聖皇帝二十年當是時甄明舊儀緒正禮樂一時詔令皆出其手於是朝廷典章法度之事非六籍之英則三代之器也迨其子文莊公繼踐西省時文元公方請老家居也宋宣獻謂世掌書命者惟唐新昌楊氏及見其子而晁氏繼之叔用以文莊為曾大父以文元公為高祖家藏至二萬卷故其子孫焯掌勵志錯綜而藻績之皆以文學顯名予嘗從叔用商近朝人物嘉言善行朝章國典禮文損益靡不貫洽以詩名鳴者豈叔用之至也

哉雖然叔用既以油然棲志於林澗曠遠之中遇事寫物形於
興屬淵雅踈亮未嘗為悽怨危憤激烈愁苦之音其於晦明消
長用舍得失之際未嘗不安而樂之也嗚呼所謂含章內奧而
深於道者非耶秦漢以來士有懷竒抱能流落不遇往々燥心
汗筆有怨誹悵々沈抑之思氣候急刻不能閑退古之詞人皆
是也太史公作賈誼傳蓋以屈原配之又裁錄其二賦焉至誼
論三代之陶世振俗固結天下之具與夫秦之所以暴興棘亡
斬刈天下之術則遷有所不錄豈謂誼一不平於其中遂哀怨
抑鬱泣涕以死借使文帝盡用其言誼亦安能有所建立於天
下乎惟深於道者遁於世而不怨發於詞而不怒君子是以知

其必能有為於世者也吾於叔用豈直以詩人命之哉此序筆
力浩大與叔用之詩相稱余讀叔用詩見其意度宏濶氣力寬
餘一洗詩人窮餓酸辛之態其律詩云不擬伊優陪殿下相隨
于為過樓前亂離後追書承平事未^有悲哀警策於此句者晁氏
家世貴顯而叔用不肯於此特陪伊優之列而甘隨于為之後
可謂賢矣作他皆激烈慷慨南渡後放翁可以繼之

汪信民

呂榮陽居符離信民為教官從榮陽學故紫微公尤推尊信民
其詩云富貴空中華文章木上癭要知真實地惟有華嚴境蓋
呂氏家世本喜談禪而紫微與信民皆尚禪學

李商老

公擇尚書家子弟也東坡山谷文潛諸公皆與往還頗博覽強
記然詩體拘狹少變化

三僧

三僧中如璧詩輕快似謝無逸亦欠工祖可默讀書詩料多無
蔬筍氣僧中一角麟也善推與可相上下

高子勉

親見山谷經指授記覽多如麥城詩押險韻略無窘態集中健
語層出紫微公乃以殿諸人何也可升

江子之

子我弟也子我詩多而工舍兄而取弟亦不可曉豈子我自為
一家不肯入社如韓子蒼耶

李希聲

與徐師川潘邠老諸人同時

楊信祖

吏道官七惡田家事七賢唐人得意語也

呂紫微

紫微公作夏均父集序曰學詩當識活法所謂活法者規矩備
具而能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而亦不背於規矩也是道也
蓋有定法而無定法無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則可以與語活

法矣近世惟豫章黃公首變前作之弊而後學者知所趣向畢
精盡智左規右矩庶幾至於變化不測然予區區淺末之論皆
漢魏以來有意於文者之法而非無意於文者之法也子曰興
於詩又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
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今之為詩者讀之果可以使人興觀
群怨乎果可以使人知事父事君而能識鳥獸草木之名之理
乎為之而不能使人如是則如勿作吾友夏均父賢而有文章
其於詩蓋得所謂規矩備具而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者後
更多從先生長者游聞聖人之所以言詩者而得其要妙所謂
無意於文之文而非有意於文之文也余嘗以為此序天下之
至言也然均父所作似未能然往々紫微公自道耳所引謝宣
城好詩流轉圓美如彈丸之語余以宣城詩考之如錦工機錦
玉人琢玉極天下巧妙窮巧極妙然後能流轉圓美近時學者
往々誤認彈丸之喻而趨於易故放翁詩云彈丸之論方誤人
又朱文公云紫微論詩欲字々響其晚年詩多啞了然則欲知
紫微詩者以均父集序觀之則知彈丸之語非主於易又以文
公之語驗之則所謂字々響者果不可以追惜矣

總序

呂紫微作江西宗派自山谷而下凡二十六人內何人表顯潘
仲達大觀有姓名而無詩詩存者凡二十四家王直方詩絕少

無可采餘二十三家部帙稍多今取其全篇佳者或一聯一句可諷詠者或對偶工者各著於編以便觀覽派中如陳後山彭城人韓子蒼陵陽人潘邠老黃州人夏均父二林蘄人晁叔用江子之開封人李商老南康人祖可京口人高子勉京西人皆非江西人也同時如魯文清乃贛人又與紫微公以詩往還而不入派不知紫微去取之意云何惜當日無人以此叩之後來誠齋出真得所謂活法所謂流轉圓美如彈丸者恨紫微公不及見耳派詩舊本以東萊居後山上非也今以繼宗派庶幾不失紫微公初意

後村居士文集卷第二十四

後村居士集卷第二十五

啓

上傳侍郎

負愧平生誦了翁之責沈不圖今日逢老子之度閔公方與造物者游我欲順下風而請竊以士苟有志皆知名節之可尊生不同時每恨先賢之已遠覽范滂之傳至太息以興思聞杜喬之風想生氣之猶在至若嗣正始諸公之絕唱主過江多士之齊盟蓋凜然尚有於典刑乃前此未承於謦欬良以服膺之切非為炙手而來恭惟某官一代宗師三朝壽雉精忠諒節可居周堪劉向之間謹論危言不在陸贄陽城之下頃簪諫筆垂秉

事樞而乃預憂十常侍之弄權歷指七貴人之盜寵一壑徑歸
之至勇六丁力挽而不回政坐名高未許卷而避世假令耄及
猶當杖以造朝况才之壯而意之新年弥高而德弥卬聖上放
綠綈之召國人竚赤舄之還既彷徨恤宗周之憂尚終始抱東山
之志舉世之人皆濁惟我獨清天下之父來歸其子安往願趣
蒲輪之入徑躋鼎席之求伏念其實類癯儒名為胄子讀書萬
卷頗馳聘於古人泣血三年盡變移其舊質憂哀憤恚之所侵
蝕疢疾思慮之所耗昏何辜於天亟奪其父素琴絃絕誰憐中
散之孤鄰笛聲哀忍誦山陽之賦敢意高賢之雖絮尚臨委巷
之雀羅得非憫泉下之人昔常忝座上之客危衷易感悲涕無
從頃瞻紫氣之來念快景星之覩維先生長者實晚學之指歸
矧天父老人有向來之雅素儻或予互鄉之潔必少憫若教之
魂進之於琴瑟書冊之前誨之以洒掃應對之序縱未窺於閭
與終不畔於門墻誓墓之餘非敢望山公之啟事振衣以進所
冀聞夫子之文章

賀制置李尚書

斯庭出命天塹宣威九十年王氣鬱葱莫重居留之寄數千里
風寒險要盡提表裏之封疏榮冠學士之班涓吉建元戎之纛
名聞醜虜勢在本朝竊以寇萊公之鎮北門契丹伏其望重范
文正之理西夏元昊懼而膽寒使方面隱然有人則吾圍坐以

無事在昔建業實今陪京清宮以待翠華督軍而假黃鉞綠沈
金鎖帳環百萬之精兵帕首腰刀庭列諸屯之大將近者之事
異乎所聞削階級之常儀講苞苴之私覲屈主帥節麾之重接
偏裨盃酒之歡避廉頗而引車嘻其甚矣驕灌夫而罵坐誰之過
歟是必清德足以伏其貪憚之心威名足以折其桀驁之氣使
元和愬武郊迎裴度之來若南渡張韓羅下魏公之拜庶紀律
嚴而名分正號令一而賞罰行此雖書生之大言可裨莫府之
末議况江左一隅之生聚恃淮南兩路之蔽遮今也久震曠土
而不耕多築空城而難守逃亡竊發或保光豐之間覘謀不明
莫知泗壽之事遣聘屢通於亡虜閉關不納於流民凡此數端

言之短氣肆天子奮英明而推轂而我公亦慷慨以登壇方恢
宗社之遠圖非講門闌之私賀恭惟某官名滿九牧氣塞兩閭
文武有威風縉紳無出其右緩急屬大事社稷所恃以安勛名
著於納刀討賊之時讜論見於正色立朝之日畫江絕棧狹小
孫劉之規模富國強兵鄙管夷晏之功利言以大義凜以精忠
人方獻餌敵之謀公獨抗出師之表皮幣犬馬珠玉何異借寇
兵而資盜糧箠籬縷山林方當傲國人而討軍實朝廷重於九
鼎君相倚如太山寶帶萬釘已竣真文昌之拜牙旗十丈有光
大元帥之行奉壽母之潘輿携諸郎於謝墅覽前右六朝之形
勢陋過江諸人之經營何止問冶城而訪新亭不必築濡湏而

守渴口龍蹻鍾阜行將扈蹕以東巡馬飲長江永絕投鞭而南
下少試元戎之策遂成關國之勲兵事節度付公允藉中權之
整天下安危注意方當左轄之虛環召繼來袞歸不遠其早依
儉府久出膺門上光範之書初無夢想誦子虛之賦屢薦姓名
力啟化鈞使霑祿米土思方切誰復憐莊舄之吟豪氣雖衰未
忍作楚囚之泣公方紀旂常之成績僕亦思竹帛之附名非敢
為栖々乞食之容庶小施颯々草檄之手斬名王而釁鼓縱莫
隨瀚海之師鐫大字以磨崖請繼作浯溪之頌

謝制置李尚書啟

視師江面方宣閫外之威試吏邊頭驟玷幕中之選未條陳於
半策已剗上於辟書恩大難酬人微弗稱敢贄一箋之陋僭干
六纛之嚴竊考自昔王公之門每收一時名勝之士應劉在鄴
鄒馬遊梁况將圖不世之功名是必合衆人之謀智烏大夫既
招石屨士復致溫生之材裴晉公已用韓退之兼採柏耆之策
或聘由岩穴或奮自布帛在上者極揀拔之公在下者無附麗
之貶誠以其人之賢否係乎此府之觀瞻儻無補事功何取座
上客之滿如不工詞令或為帳下兒所輕由此論之艱其選矣
如某者志雖刻苦材極濶疎十載光陰盡消磨於紙上千年治
亂空感慨胸中老校退卒之所見聞敝裘羸馬之所經歷游邊
憤激亦嘗妄論於兵機許國慨慷未忘情於世事會元帥大開

於幕府而諸賢畢入於禮羅虎嘯風從鶴鳴子和孰不動彈冠
之喜乃特煩折簡之呼真諸清流亦既有臬鳶之媿恭以前輩必
難逃虎鼠之嘲矧是妄庸闇於機事草陳琳之檄思若鈍遲吟
王粲之詩語多悽惋非有絲毫之實用恐辜卯翼之深恩茲蓋
伏遇某官身荷安危資兼文武漢廷惟汲黯他人等乎發蒙江
左有夷吾諸賢為之收泣出臨方面則軍情帖服入對便朝則
天語寵褒威行而草木知名令下而旌旗变色初開玉帳首築
金臺惟藻鑑之下素明故履展之間皆當終慙穴璪亦忝招徠
某敢不刻骨銘知戴星赴辟雖風聲鶴唳莫輸微力於行間然
狗吠雞鳴願竭小忠於門下

謝傳侍郎舉著述啟

瞻者英於洛社嘗聽緒餘薦墨客於漢廷誤蒙印可常恐終身
之抱璞乃蒙巨眼之賞音誼重嗟枯感深出涕竊以洙泗之盛
始分設教之科漢唐以來代有能言之士然晁董名儒而不免
科舉之累若燕許大手而惟工臺閣之詞才之難_全古所共歎豈
我本朝之盛際森然諸老之名家六一之文唱於漢東宛陵之
詩鳴於慶曆未幾一變遂宗王氏之新經厥後橫流別出江西
之宗派正大之理破於穿鑿渾厚之體溢為尖新有如命世之
宗工方紹斯文之正統豈伊孤陋亦玷品題伏念某家故為儒
幼嘗承學善和書卷頗窺上世之舊截杜曲桑麻粗有先人之

薄業自執手周南之後多臥疾漳濱之時念頃為舉子之詞章
屢不合主司之程度既無用於斯文世遂專攻乎古文凡匹銘
鼎識之聳牙若冢刻山鏡之竒怪大易之繫閑睢之亂太史所
錄離騷所吟疋馬揚州動戍鼓城笳之感蹇驢鍾阜多故宮廢
院之游每發於羈旅行役之間未脫乎山林草野之氣尚恐俗
人之竊笑云何哲匠之見推謂其有記覽之功憐其抱刻苦之
意期之以討論修飾之事借之以溫潤體裁之褒知己則深揆
才不稱茲蓋伏遇某官名塞宇宙識窮天淵標致萃乎山嶽之
高文詞協乎律呂之正聞諫議之伏閣願拜陽亢宗論公孫如
發蒙獨憚汲長孺進有百篇之論疏退無一飯之忘君粵從為

綠野之遊了不作黃閣之夢獨有憐才之一念未嘗棄士之寸
長某敢不激烈銘知專精講學文章小技敢於世俗以求名節
誼大閑願以師文而為法

賀安宣撫除少保

渙發麻詞晉登棘位予蕃四國方宣禦侮之威茲曰三孤爰侈
褒功之典光生閭閻喜動坤維恭惟某官雅量崇深雄姿高邁
當公孫之竊帝介於一隅微管仲之尊王吾其左社一日渡西
陸之士十年熄南下之塵氣吞朔庭勛在盟府會窮寇猶思於
獸闔而諸賢乃狃於燕安舊德重臣毀於黃吻年少精兵巨屏
屬之白面書生舉列聖中興已畫之疆與昔人百戰必守之地

壞如裂瓦危甚累棋非天子急起公而用之則國家遂失蜀也
久矣司徒納刀而戰士盡奮呼令公免胄而來賊皆環拜雋功
成於漏刻危機定於笑談事難於乖崖拊定之時力倍於忠獻
經營之日所庭讀冊超陞亞保之崇舊鎮建旄增重元戎之寄
入則弼一人於廊廟出則護諸將於方隅以十萬節制之師乘
百年衰盡之虜方叔率止孰不觀元老之猷召公主之古所謂
二伯之任屬茲虛左行以處中某方喜杜門未由賀屢携白木
之鐐力課耕鉏登黃金之臺竟辜聘召嘗萬里通蚕叢之使乃
二暮無鴈足之昔海中夕以激昂悵流年之晚晚義旗西指縱
難効力于行間袞衣東歸犹冀望塵於道側

賀傅諫議休致

出綉褒賢抗章謝事脩然遠引屢辭如壁之招浩乎莫留竟遂
拂衣之志名光竹帛喜動林泉竊以仕止之間雍容者少永叔
悟關弓之害由此乞身祁公懲一網之危退而請老至若朝廷
寶之如龜玉國人仰之猶鳳皇有園林鐘鼓之娛無風波機穽
之迫曰貴曰壽莫能或之先何嫌何疑致為臣而去恭惟某官
古之遺直玉之蓋臣當馬邑之謀始開首云勿擊使延英之諫
見聽豈不太平由平生言論風旨而觀皆當世理亂安危之故
白頭一節堅卧十年公雖勇於入山士尚遲其出岫今也深惟
可止之義奏疏益頻若執宜休之言詔書莫奪卓哉此舉近者

所無使君相重名節之人為國家唱廉退之俗諸郎鼎貴並行
皂蓋之春甲第錦歸重話烏衣之舊品題乎一草一木徜徉乎
某水某丘拘外之趣轉深天下之望愈重歸然下國獨餘一老
之存賢哉大夫可繼二臣之去某屬方歸隱竊喜遺榮憫濁世
之橫流聞清風而起立朝無耆舊孰能乞孔戣之留身是散人
或可供老聃之役

代通趙西宗

交遊之契昉自先君蒙鄙之資久親前輩屬謀此升斗之末將
拜於書冊之前仰冒崇深俯陳短淺恭惟某官泓然入理卓尔
不群所稟如玉雪之清其出為鳳麟之瑞晉人以為過江第一

流后山亦云百年能幾見固嘗草奏曲臺之上給札玉堂之廬
未容太史之書成遽引蓬萊之帆去荏苒歲月周遊江淮窮百
粵風檣浪楫舶之區歷故楚江離香芷之地錦袍酣飲肯效謫
仙之狂白首清脩蔚為宗室之老然而前哲遠矣後生眇然方
當主天下人物之盟何止為公族本支之計使其大用可追韓
呂之風必也斯文亦紹歐曾之統某族單系冷齒幼名微緒業
失傳已負拆薪之媿旨甘不繼因為負米之行藐然官曹歷以
臺閭猶幸通家之耆舊實為後學之指歸義論足以吹噓典刑
足以淑艾暮春鼓瑟雖莫預於諸生冬月練裙僥見哀于先友

山澤之癯何心於進丘園之聘無德以堪未報舊知更銜新惠
伏念某粗聞理道亦喜功名當聖哲之驚馳紛侯王之變化歲
年將晚寧無老驥之心時命不諧遂有真鳴之志浮堪閭巷交
侶漁樵散髮采薇以養生灌園織屨以自食敢云辟召誤入沉
淪既餽金以治任復折簡而諭指念高堂乏滌髓之奉謂陋巷
有箠瓢之憂不其餒而可以出矣然而謀之妻子誠竄上以難
堪畏我友朋蓋遲上而未徃及申再命始勇一行昔夢繞其山
川今身遊於圖畫道南豐臨川之里望玉笥丹霞之雲吊賦鵬
之故墟覽葬魚之遺蹟涉江而賓帝子登嶽而款祝融窮詭異
瑰竒之觀忘羈旅飄泊之感此生何幸所得已多茲益伏遇某
水涯而起者顧方遠引亦忝旁招某敢不懷此深恩竭其淺慮
並游兔苑雖慚蜀客之才不省馬曹當矯晉人之弊

謝聶侍郎舉著述

南畝明農未嘗涉學西清薦士見謂能言喻聞露奏之新深恐
風傳之誤竊以才思乃天之最吝文章自古以難工或擅一長
罕兼衆美妙龍筋鳳髓要非根理義之言蟬噪蛩吟不足鳴國
家之盛是必盡通其體要始能仰副於品題如某者少也精思
壯而粗使衆方論於巧級獨竊著於罪言曲突徙薪莫悟主人
之聽懷鍼索艾甘受庸醫之名因屏處於空荒頗自娛於淡泊

缺書脫簡古文奇字追往日之遺忘通邑大都名山巨川憶平生之游歷盡以胸中之鬱結發於筆下之淋漓然多得之呻吟佔畢之餘非可施於潤色討論之際敢圖稱墨過謂雄文辱閣老之見知恨鄙人之不稱茲蓋伏遇某官經綸業鉅獻納班高羽扇麾軍固已吞敵人之氣角中還第不忘憂天下之心將建大功亦收小技某敢不稍溫故讀力企前修桂伐膏煎深悟虛名之累霜降水涸少求實學之歸持此酌知庶乎無媿

改官謝丞相

從戎勞淺自請食祠宰物恩深尚容脫選將服勤於墨綬敬叙感於黃扉伏念某出自羈單進非科第衆諳時務獨膠古誼以

不通世重寔才乃抱空言而求售頃為閩屬偶在兵間未嘗有臧宮馬武之心不過任陳琳阮瑀之事方邊頭之告警草檄居多及江上之解嚴拂衣徑去力求南嶽歸養北堂每云臣罪之當誅敢諉吾謀之不用既草遂初之賦甘事退藏未修光範之書先蒙軫記起閑散而參油幕拔卑冗而通金閨迺屈原憔悴之魂免史談留滯之歎名為銓法實出化鈞茲蓋恭遇某官新美治功秉持憲度更化而後始知本朝之尊過江以來未有今日之懿其心平故待人恕其量廣故容物多雖已汰歸竟叨枯出某敢不益鞭退惰少蓋拙疎講學讀書懼大官大邑之誇恤民奉法報吾君吾相之恩

謝胡禮侍衛舉著述

夔龍之選國之英華游夏之科士所歆艷忍承異獎寧允衆言
自前世多篇翰之才至本朝重性命之學談經者幾欲廢史窮
理者罕能修辭蘇程往日之隙深朱呂末年之論異有如哲匠
方融液於胸中何取諛儒亦招徠於門下伏念某闇於見事病
在信書每言名教之中自有樂地及處利祿之際則如怯夫驗
世變之推移攷人文之合散風饕雪虐常篤守其所聞巖居川
觀頗自鳴其不遇曾是窮愁幽憂之作達於言語侍從之臣品
狷介為潔修目稿乾為清潤固知先達欲士子之成名終恐後
生議我公之汎愛旁觀莫揅內省亦疑茲蓋伏遇某官研極幾
深接夫統緒當氣節頽靡之後鳳鳴朝陽於耆舊凋零之餘玉
振江表謂微言之幾熄至小技而並收某敢不佩服新知切悃
舊學雖居顏巷尚自勉于聖賢恍畔韓門豈不慙于師友

謝鄉郡應詔薦舉

嗣王求助有詔下詢國人曰賢以名上達謬當茲舉媿匪其人
粵自里選不行月評又廢興廉興孝既不考於州閭有土有民
了不關於風教乃知賢收初奉德音豈伊闔郡之無人至取孤
生而克賦公誠誤矣衆豈謂然伏念某少走江湖晚栖里巷從
陳元方鄭康成之後槩有見聞無段干木田子方之風虛蒙禮
敬然而城中跡少林下趣深忽驚使者之及門具道鄉侯之推

較吟詩草檄頗哀王粲之流離說劍論兵殆見田光之盛壯老
之將至持此安施茲蓋伏遇某官好善最優譽髦無數謂思皇
多士幸生明聖之時儻不薦一人殆非詔書之意遂容凡品獲
附勝流某敢不佩服斯言堅疑所守三人皆傑獨懷碌_レ之慙
兩生莫行終抱區_レ之志所為感發未易揄揚

謝傳諫議應詔薦舉

英辟御圖訪予落止近臣奉詔舉爾所知况經耆哲之品題實
繫士流之軒輊瞻言前輩樂獎後生六一在廷亟稱回鞏蜀公
告老尚薦孔蘇豈惟賞好文字之間盖有愛惜人材之意如某
者惰游惰學迂濶皆時世重醇儒不在深衣之列上徵武士又

無擊劍之長追記平生殆堪一嘆篋藏帛書蠟彈之草面染瘴
兩鬢煙之容流落江湖空搔短髮銷磨歲月賴有殘書敢圖知
已之深實齒薦賢之末新天子若周西伯首訪舊人先老生立
魯東門尤多高弟猥令充賦恐未當仁茲蓋伏遇某官文獻五
朝表儀一世以身負荷立世教於已類極力接扶閱流風之將
墜緇衣之好皓首如初某敢不勉紹前聞稍繙故讀雖竹帛所
載丹青所畫絕企功名然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豈無事業苟能
傳遠亦足酬知

通安撫王侍郎

叔子名高小煩裘帶淵明食少聊欲絃歌隄瞻戟級之威冒贄

箋題之敬恭惟某官三朝耆俊萬古人豪行世雄文若鯨魚之
擧海立朝正色猶猛虎之在山當慶元則不合於慶元至嘉定
則弗容於嘉定中年勇退有君實晦叔之風晚節後凋負元城
了翁之望客傳詩句史載諫書開白傳之草堂追遠公之蓮社
生天成佛亦惟寓意於彼宗臨水登山真若忘情於斯世肆我
寧考粵今嗣皇昇畿郡之麾符錫全閩之鈇鉞以君子長者之
道待其士以大慈平等之法視其民海波不驚年穀告熟然而
梁棟乏矣憂大廈之將顛風濤渺然橫孤舟而未渡上觀天意
下酌民言翊炎運於方興捨明公其誰望某曲巷擁腫潦倒粗
疎少慕功名蓋嘗中夜起舞晚更憂患恨不十年讀書退然羨
妾校之封侯已矣為農夫而沒世追記兒童之日蚤蒙國士之
知豈曰白頭始紆墨綬道傍易楮若為稱過客之情廷下累鹽
未免行賈人之事而又魏上大府凜上諸臺常訶責於符移之
中不寬假於繩墨之外日投湯火甚辱門墻儻眷哀陳稍篤緜
袍之念尚殫勤極不為美錦之傷

回交代葉承議

男邦執壁崇已成陰老圃扶鋤以猶未熟曾是見大夫之使及
於新舍尹之門敢飾空疎以修好雅恭惟某官淵乎似道默然
知言鳴鶴在陰有唱必有和祥麟見獲以德不以形粵自名登
臚仕以來不知世有速化之事居常曰義與命詎肯以身即人

晚詣公車驚委質青衫之弊。啟晨趨廣殿。瞻臨軒黃繖之開。惟徐行乃執事之素心。而須入亦先朝之良法。雖為今吏尚有古風。鞭笞盡弛。而今行鈎距不施。而情得以已之誠。待物之詐。操此之簡。應彼之繁。蓋有得手。蓋公清靜之言。且暗合於陽城撫字之說。訟筒寂。泉布源。通邑大都。過客必談於佳政。深山窮谷。逢人亦說於長官。頗聞百姓之愛公。惟恐一朝之去。我未容青史獨書。馴雉之祥。將有綠綈來趨。飛鳧之入。某翫。醜不媚。槁乾無華。少以功名自期。慨然投筆。晚知富貴有命。退而讀書。貧未棄官。格當為邑。頃采道傍之謡。頌參以見聞。竊欣閣下之規摹。易於循守。惟恃此以無恐。遂居之而不疑。飛來花縣之書。

驚破茅簷之夢。歲不我與。宜敢即於宴安。秋以為期。幸小寬於趣道。

謝臺官舉陞陟

託跡龍門。久銜碩。遇露章。烏府新出品。題俯陳。感懼之情。仰荅生成之德。竊考祖宗之盛際。有如韓范之鉅賢。皆著直聲。並居言責。雖是非褒貶。外存風憲之大綱。然涵養栽培。陰壽國家之元氣。故治効為本朝之冠。而人材被教。世之榮餘。恭惟某官。明公。追配前哲。其評効也。霜威之凌厲。其吹噓也。春意之發生。必有勝流。乃當盛舉。如某者。幼耽章句。壯喜功名。頗習聞於往行。前言亦受教於君子。長者饑寒逐祿。非如處士之倫。蔭補得官。

浪有文人之目卅角聆先君之訓秋毫皆吾相之恩幸脫選坑
來爲壯邑畧無教化繼聖門之絃歌但有語言爲仇家之組織
謗喧都市命繫庖厨此寃未明雖死不瞑賴憲長力扶於善類
察孤生忝出於故家首辯讒誣復加論薦天下有道庶人不議
特欲懲利口之夫初弗罪屬文之士衆人欲殺吾意憐才味褒
詞之假借與親札之丁寧豈惟挈出於機穽之中又且推挽於
雲霄之上觀瞻頓改蹤跡稍安茲蓋伏遇某官振肅臺綱主張
國是回槁木寒灰於既死起游魂白骨而再生易隕微軀難酌
洪造其敢不益求實學永熄空言崇雅黜浮深悟斯文之體首
公竭節不爲執事之羞

謝聶閣舉自代

門人願學豈必如師閣老鳴謙以爲勝已衆訝品評之誤獨銜
器過之深昔者虞廷夔龍交遜至於晉國韓趙相先漢魏以還
公卿初拜太尉讓官於處士司徒避位於逸民雖先王貴之
分嚴豈容躡等然前輩賢之意篤不憚屈身卑若本朝最爲
近古從索始除之三日公車許上於一人事既繁於觀瞻勢難
輕於許可如某者品流至冗名論淺卑蚤從薄官以驅馳頗辱
諸公之辟召素無才用安敢望於群賢因好文辭遂見輕於識
者亦欲以事功而自勉庶幾乎華實之相兼然而新譽未孚狂
名久著已絕望於一時之君子乃見知於兩制之近臣先朝設

科目以掄才首叨刻上陛下發德音而訪落復入彀中屬者冠
直西清出蕃南國纍纍抗循墻之疏憺憺溫推轂之言竊意燕
昭姑惟始隗孰云夫子乃不如回九執事所以薦揚非不肖所
能負荷茲蓋伏遇某官秉知列聖宣力四方物色奇材任韓范
功名之責作成後秀主歐蘇文字之盟僕方仰其弥高公則欲
其速肖某敢不益堅微尚仰副深期第恐下愚企上智以相遠
詎容弟子與先生而並行不貲之恩必以死報

謝葉尚書舉政蹟

鯁生未學居懷傷錦之說慚大尹兼收忽玷露章之數無媒獲
剗有感盈襟惟民社之至難蓋士夫之通患徵租柝律寧逃俗

子之譏彈琴讀書必墮迂儒之目而况路居四達世號三陽邑
無洪鑪橫鑄之財府有青冊不鐫之額指益艘於浩渺鑿賦版
於虛空縱免官箴莫收民譽攷諸壁記寥々數十載之間能以
績書僅々一二人而已苟無異最曷繼前修如某者猥以拙疎
試茲凋敝每哀民力當叔世而張弓欲竭吏能恐聖門之鳴鼓
雖賦政殆如於悶々而用心頗極於憊々幸太守之仁明恕諸
生之遲鈍黜幽宜去那無半九十之憂負殿弗誅終有寬一分
之意遂與被黃童白叟共游乎祥風慶雲今者力抗封章上還
印綬挂帆滄海聊觀物外之鯤鵬拔宅碧霄尚顧塵中之鷄犬
細味褒揚之語大非鄙陋所宜有陽城元結之難兼而季路冉

求之未盡公誠過矣僕竊懼焉茲益伏遇某官一代宗工五朝
壽俊聽鄭人之誦方深子產之遺思從洛社之遊忽慕樂天之
高致已決拂衣之策尚存推轂之心某敢不永佩洪私益堅素
節此生何幸附執事於青雲他日有辭見先人於黃壤

謝沈提舉薦政績

小國寡民久無治狀先生長者忍有味言被華袞之揄揚佩繡
衣之特達竊以古者重牧芻之責聖門惡聚斂之人聞絃深取
於言游鳴鼓力攻於冉有在漢之盛循良不絕於史書自唐以
來撫字始居於下考鞭人流血剥下及膚故豈弟之風寢以衰
而治辦之名所由起乃知廉使方存怵惕不忍之心豈無他人

寧取悃悞無華之吏如某者謬持踈拙來試劇繁邑無寸帛粒
粟之輸郡責上供版帳之入雖有卓魯化為孔桑得其財豈必
得其心喻於利必不喻於義平居講貫粗嘗聞前輩之緒言凡
百施為未敢失吾儒之大指催租寧為殿而不為最聽訟寧太
恕而無太嚴仰賴朝廷清明臺府寬大容素餐之已幸豈虛譽
之敢徵况明公初擁於皇華而屬部類多於治最有何異績辱
在薦書不能紹父祖之箕裘傳家誤矣動輒與時人而枘鑿用
世可乎獨撫摩赤子之微勞頗對越蒼穹而無愧然亦當為之
事曷堪溢美之褒茲益伏遇某官江表世臣吳興名閥抗孟博
澄清之志凜若生風聞魯山于薦之歌忻然有喜遂令櫟鈍亦

吞吹噓其

執事於青雲他日有辭見先人于黃壤



